

山扶樓原本

先生評訂神仙鑑三集卷之二十

新安融陽亦史程經奇贊

鳳翔尚綱一貞王太素贊

○中平中翁統南受道
○空同會諸子譚經

魏勝少與王中平為友矢心報國中平

壬辰十二月
膺力俊俗早通經史晚習弓刀

試武舉獲中甲科逮和議成乃獻賦春官寓言其非因作

言而黜明年四十七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



GR
335
H78
v.21

新刻陳衷一先生評訂神仙鑑三集卷之二十

包山珠樓原本

新安融陽亦史程毓奇續
鳳翔尚綱一貞王太素贊

○○乎中翁絲南受道
○○空同會諸子譚經

王孚中

魏勝少與王中孚為友矢心報國中學

字允卿世家咸陽大魏村生於改和

壬辰十二月

膂力拔俗早通經史晚習弓刀

易名世雄 裙

試武舉獲中甲科逮和議成乃獻賦春官寓言其非因忤

旨而黜時年四十七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

十不動心已過之矣尚吞腥啄腐紆紫懷金不亦愚甚乎

遂解組歸棄妻屏子拂衣塵外類楚狂之放蕩焉已卯歲

重陽

和五

李靈陽

史處厚

劉通微

吳言

遊於終南至甘河鎮橋遇二道者各被白毡脩然而坐烟霞態度霄漢精神趨揖與言皆出世語滌塵浣垢蠲膏剔髓如醉而醒如暗而明因再拜求道密授口訣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逢師之句明年庚辰復遇於醴泉觀更授金丹真旨爲更名亮字知明既而指東方曰汝何不視之知明回首而望見土梁金蓮結子二師笑曰豈止如居而已將有萬朶玉蓮房也知明拜求姓氏曰正陽純陽時值九陽遇我當號重陽二師去重陽乃穴居以修名活死人甚又與道友和玉蟾李靈陽結菴而坐有一處厚劉通微嚴處常相繼受道重陽聞朝廷棄川陝乃焚其菴出關東遊接

引度世。欲應金蓮之兆。途遇二人。道貌巖然。不類凡俗。就
與語。亦陝人。微言妙義。娓娓不倦。如數家珍。重陽竦然叩
其姓名。乃杏林之徒。紫賢并其徒張璩。衛重陽亦告以已
之本末。雖爲鍾呂親傳。而紫賢丹成在先。互相欽敬。因問
杏林何在。薛曰。吾師已於去歲。解化留偈曰。

雷破泥丸穴。真人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

味此想見返神還虛矣。重陽問薛何適。曰。將謁海蟾師。祖

於華山。余有弟子陳翠虛。在惠州。師能往欲指示玄微。益

其篤信否。重陽許之。遂別去。翠虛者。博羅白水巖人。以盤

櫬籬桶爲生。先遇黎姪山靈人。九子授景霄大雷琅書。能

泥丸

以符水捏土爲丸愈病。人呼爲陳泥丸。後遇毘陵大師。得
太一刀圭丹道。修煉既成。神異莫測。披髮不梳。日行四五
百里。鶻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大肉。終日爛醉。遇蒼梧郡
人。縛旱翠虛執鐵鞭。下潭驅龍。頃更雷雨交作。過三山大
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盜
拉殺之。三日復甦。遊長沙。衝節節拘送邕州獄。數夕仍回。
長沙或夜坐。口含水銀。向曉成白金。人爭事欲求其訣。翠
虛弗與。嘗往侍紫陽談論。戒其勿輕用法。後但以泥丸治
病。亦欲傳度。而未之遇。方爲人糴桶。偶作頌曰。
有漏成無漏。如何水洩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

隆興

郭忠孝

郭雍

乾道

重陽駐足而聽翠虛舉頭即恭身迎謁重陽曰子何所見
 而迎我曰仙長神光四射某固識之也重陽曰魯師紫賢
 乎曰然重陽遂與論金丹之旨無不契合遂同入山晤紫
 陽相與盤桓久之重陽復遊東海癸未歲改元隆興時張
 浚開府建康子斌叅贊僚佐皆一時之選重陽請謁軍門
 說以延年之術浚謝以國事未遑重陽出曰許國不謀身
 也是冬詔徵陝州布衣郭雍不至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著
 易說雍傳其學通世務曾與重陽辨論養生引年之道自
 號白雲先生物號冲海處士吏封順正先生時年八十三甲申夏張浚卒贈太師謚
 忠是冬金攻楚州魏勝拒戰死之乙酉春改元乾道陳康

伯卒以經濟自任。帝常比之謝安。每誠使臣以尊國體。不辱命。至是始立敵國體。樞密院王剛中晝坐校書。見康伯步至。曰。子日傍桂宮。以子節烈可嘉。帝君命召歸。王局同赴空同會。與聞時事。剛中即於是日卒。蓋仇池文始真君因五胡亂晉時失於救濟。被謫至是。金人擾宋。雖天數宜然。而兵燹所經。不無橫戮。乃指示羣仙。極力營救。疆場鋒刃。曾無枉死之魂。道路流離。不殞無辜之命。仁人巧獲生全。孝子曲爲蔭庇。其忠烈之士。捐生殉難者。引歸天道。貞節之姬。誓死全操者。度入仙階。此際天心。厭亂南北。休兵真人。乃類叙有功。邀集羣聖。於丁亥春三月十八日。齊往。

臨汝山報功復命者君傳集薊州處州平涼臨洮四空同
諸真其東石叔門劉圖郭四朝兄弟南王深李異西張微
子尹澄北張忠劉摩訶本山師曠離婁大容榮援流星園
段解等潛山修文卽樂子長先期至山接待當時凡及門
受道與能承流宣化者陸續皆至老徒七子乃文始關尹
子通玄辛文子洞靈亢倉子子林壺丘子正名尹文子冲
虛子列子南華蒙莊子老氏流派者十人鬼谷子楊朱崔
瞿却之綺柏矩元陽子伯陽重子匡續蔡瓊南榮越靈感
教召者十九人杜冲宋倫安期生路大安姑射老叟劉翺
干吉劉惇王纂桓法閻寇謙之梁謚韋善俊葉法善傳仙

宗侯道華劉從善王仙君賈善翔道承真系四十人王方
平茅濛君士李意期張道陵劉馮李少君魏伯陽樂巴陰
長生張景霄張中劉政明孫博左慈介象介琰劉景東郭
延霸壽光何述羅先期石帆公宮力施存葛玄尹思尹軌
樊中和女仙李元一劉綱樊雲翹東陵聖母李靖王烈鄭
思遠李虛中張泰李保真林通元傳經度世五十三人劉
海蟾姚坦周亮曹渾成許碯茅盈朱璜五谷神皮玄耀折
象王長劉劃薄姑延徐市郭文舉許穆陳惠度牛文侯于
草陳寶熾李順興侯楷張法樂王軌雙襲祖陳道冲潘師
正司馬承禎張氲汪華吳筠薛季昌翟法言劉無名李含

光許棲巖應夷節金可託熊德王身葉藏質豐去奢
紹元許仲源譚峭陳搏陳景元李和璞劉元道吳洞
元馬自然龔元正老氏羽異士十四人樂臣公蓋公曹系
桓諱嚴遵闕澤向長高恢江真楊王孫廖扶胡宿朱洮推
吳隱之裴林裴祖裘萬頃杜生五郎徐則丘訢翟莊宋織
阮籍王弼王衍向秀庾愷謝鯤王羲之殷仲堪阮修周彦
倫宗測沈道虔顧歡杜京產吳苻仲長子光王績孫思邈
盧鴻秦系陸希聲李約李德裕白居易張薦明蘇澄隱張
無夢田錫陳瓘歐陽修羅從彥楊時呂希哲蘇軾蘇轍陸
農師唐庚秦觀晁迥晁說之謝逸邵伯溫翟乾祐鄭俠葉

夢得董思靜鄒若愚江表程士昌鄭伯熊孔收杜光庭要
語警世者二十七人涓子長桑公子鶴鳴真人王屋卜者
孫登王褒蘇林岳渎林裴玄仁張如珍左元澤張得一鳴
鵲洞真章震和君實軒轅集畢道寧王愛楊羲許邁許玉
斧陶弘景王遠知李凝陽薛道光陳泥丸酒閣道人覺言
度緣者二十一人鍾正陽蘇耽司馬季主呂純陽杜陽王
重陽張紫陽施觀吾藍養素王棲雲抱一子全元起晁文
元金司錄張繼先石杏林俞玉吾敬玄子徐從事趙昇郭
象諸高徒衆集坐於兩耳房會齊先入內室諸見依次而
坐道君憑飛來座慰勞曰諸君蚤臨乘衆真尚未畢集盡

各言邇來學識以益吾聽乎。羣真驚愕不語。老君曰：無異也。如子所存五千言，其後箋註者六十餘家，而其道德宗旨五認不同。曰：內解者，後趙佛圖澄明理國之道者；晉羊祜杜預明理身之道者；魏松陵山人梁陶弘景齊顧歡明事物之道者；符秦鳩摩羅什僧肇梁道士寶曇明重玄之造者；晉孫登梁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道士諸糝隋道士劉進善唐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明虛極無爲之道者；魏何晏鍾會晉王弼又以虛玄爲宗者；漢嚴遵管輅徐子平無爲爲宗者；晉張嗣唐盧氏劉仁會道德爲宗者；張玄靜杜光庭非有非無爲宗。

者梁武帝修持之道雖不越此入門之階航不一殊途而同歸也幸諸君放膽言之羣真相視遂讓良久上屋一者離座曰入天門保三關存朱衣正崑崙惟素晉卷是胎精中記鶴鳴徐道季繼起曰巾天青詠太虛跣雙目彈三赤五神合道之秘事三皇大歷之玄文是時欲言者皆越班而出鄒若愚曰久視之要務在進道而不專取若不進道何異大椿畢道寧曰學道貴鍊神服炁丹書云入道梯媒屏絕俗紛精鍊神炁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若其間之怡然張如珍拱干曰天以清而容萬物鏡以明而照衆形天清鏡明澄心靜神得內外洞澈則至道可成

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爲廣。含總萬宇於真。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萬物。胎根既斷。三界迴出。台州張得一曰。心湛々而無動。氣綿々而徘徊。精涓々而還轉。神混々而往來。開崑崙於七竅。散元氣於九垓。鑿破玉關。神光方顯。寂然面廓。一任去來。金司籙曰。目不亂視。耳不亂聽。視返於心。乃靜之本。王重陽曰。行住坐卧。一切動中。心似泰山。不搖不動。謹守四門。眼耳鼻舌。不令內出外入。此亦養壽緊要。鳴鶴洞真曰。氣爲內丹。藥爲外丹。陰功爲內丹。金石爲外丹。親朝太上。無異二丹相合。老君微哂。李德裕曰。道君昔告軒轅曰。母勞爾形。母搖爾精。復語孔子曰。去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矣。蘇軾曰：儲祥碑云老子之道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智靜壽之說。曾題弟轍解云：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爲一使，晉室有此書，則佛老二李。約曰：世傳道德一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此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白居易曰：黃老之道務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蘇轍曰：解老子以示僧全，全歎曰：皆佛說也。凡老子亦有刊定，未有不與佛合者。羅從彥曰：老子與孔子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譽言次。謂竊比老彭。陸希聲曰：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張薦明曰：妙萬物而爲道，總兩儀而爲

德得其極者。誼席而治。天地能守一者。亦可以治天下。是
子思願心。許蘇澄隱曰。養生不過精思煉炁。帝王養生則
異於是。無爲無欲。疑神太和。呂希哲曰。治人事天。莫如壽。
養生家以爲要術。持身保家安邦。不越其道。歐陽修曰。道
家本清虛去健羨。不可易也。桓譚曰。昔道君著虛無之言。
兩篇。後世好之者。謂過於五經。意竊爲已甚。自文景及史
遷。皆有是言。始味之愈厚。楊王孫曰。學黃老之術。常自厚。
奉養令薄葬。以返真。歸土。就其真宅。郡伯溫曰。先康節以
者。子得易之體。文中子謂爲東方聖人。豈爲過歟。晁迥曰。
處世之人。只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

晝夜而性如故。謝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湛然常存，未嘗死也。陸農師曰：精微之義，要妙之言，可以啟學者之蔽，復性命之全。程七昌曰：老子秉執樞要，而以道御物，大抵清心寡慾而淵默涵養。江表曰：無者，萬物所歸，人能冥心於無，所謂坐忘。思氣而壁於此三者，果殊道哉？鄭伯熊曰：杜門終日默坐，動作心氣和平，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求不憂，安於恬淡也。唐庚曰：道君持大道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西遊。惟其無往而不容，雖蠻貊之邦行矣。重思靜曰：老與時偕，祇待心而後應，高超物外，妙入環中。鄭俠曰：大慶居士序。

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說以明。葉夢得曰。老與孔
異。皆皆爲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及佛氏出。相爲表
裏。秦觀曰。道德者。仁義之大全。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
之學。以道爲本。故先黃老。晁說之曰。王弼言仁義與禮儀
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晁文元曰。止念令靜。
觀理令明。念靜理明。不死。可能導氣令和。治體令柔。氣和
体柔。長生可求。俞玉吾曰。欲求長生。須求吾未生以前。此
身緣何而得。然後可以論長生之道。敬玄子曰。修行中部
之道。存道而守三一。遙望崑崙山。赤子字丹元。意欲觀絳
宮。所貴得神仙。張紫陽曰。以事鍊心。情無他用。心不留事。

一靜可期。抱一子曰：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
四營口不言，則兌金不鳴；皆回光返照也。王棲雲曰：決定
立志，精進鍊心。萬緣不能勾引，陰陽不能陶鑄。郭象曰：魯
註莊子云：衆竅爲風，所鳴萬行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衆
歟。虛化不能役，則衆竅息。薛道光曰：鍊已功勤，心虛應物。
虛心則無我，萬物皆空清。老君謂然，而歎張果曰：含光便
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仙。又內指云：撮聚雙睛在目前。
燒成便可點金仙。更讀金華妙句，始知下液獨修。

中孚以信而正，乃應乎人。遇二師而受訣，虛中之應也。
追傳七蓮五會，乃化拜乘木舟虛度人無量也。金曰
重陽則自強不息，純一無僞，天之道也。

〇〇〇說果陳根皆輔翊。〇〇〇傳經啓教大慈悲。

金華詩云。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真人常往還。潘師正曰。修真至要云。精根根而運轉。氣默默而無爲。神混々而往來。心澄々而不動。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藍養素曰。藥珠洞真云。息之出也。天地盜我元陽之氣。息之入也。我盜天地之氣。若能真人潛淵。心息相依。以歸根。則息々盜天地之氣矣。鍾正陽曰。但能息々皆相顧。換盡形骸。王液流要在心。與息相依。神與氣相守。念々相續。打成一片。然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呂純陽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

吸則虎嘯風生。老君曰：此誠大成法語也。君等更以出處行持及自何得手，願各向衆宣言，亦即所由進道之路矣。陳搏歛袖而言曰：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天子召於建隆觀，森月餘，異人記其華胥調混沌譜。秦系曰：結屋南安大松上，穴石爲視。注老子身，未嘗至城府，立亭號高士峰邊洞。元曰：洛陽人幼慕老莊，遇萼嶺書生，因酒酣舞劍，訪五雲溪去處，乘洛陽醉水解。陳景元曰：字太虛，建昌南城人，師號真靜白號碧虛。師張洪濛注道德經，探藏室纂微，得靈臺秘妙，其義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宗測曰：少靜退，不樂人問，但用天道分地利，遂齋老莊二書，往廬山白圖阮籍蘇

門於行障王績曰簡放不喜拜揖詎縱不擾家事養泉鴈

蔣藥草以自洪給讀周易誦老莊他書罕蓄章啓曰字成

都人號冲逸居士精研大易常看黃庭遇南嶽貞一于服丹化如

蟬蛻葉藏質曰字含象松陽人受三洞經籙誦道德度人選

勝於玉霄峰修道號石門師尤精符術以除邪題門雞鳴

而化去子章曰字長文扶風人習誦道德服勞巾瓶受三洞衆真

妙法圖雲篆龍章施人張法樂曰南陽人誦五千文言及

修雌一之道鍊形服氣抱一守真道業已著霸感自通侯

楷曰字法先京兆人師陳寶熾力究經典尤精老莊道在方寸真存入

山聶紹元曰字伯祖長好書史尤精老莊不蘊世俗號無名

于嘗撰宗性論訪真秘訣遺戒宜修鍊遵太上教川穎陳慧

度曰初居茅山後遷南嶽研太上黃庭經佩五嶽真形圖

丹成光氣滿山昇後遺書感格熊伯融曰字大光銳然有

志出塵遂得九嶷之教謂道先已後人綿々用之不斲周

彥倫曰善言名理尤喜老易每玄言相滯便彌日不解陳

寶熾曰穎川人號隸籍樓觀每朝老子生死道一夢覺理

均李順興曰京兆母夢明星而生常誦五千道德其占趣

也清虛湛然幻已合真虔懇修持形神同舉龔元正曰字

本武陵人賜號天性淳慤向道精專端坐誦黃庭經遲明儼

然而化劉元道曰字象初開封人世武弁慕老莊簡淳諱

至太虛大夫蓋珠鑑極書

厚應答如響校定道書之外未嘗更革動人仲長子光曰

結卷以息身賣藥以爲業守令謁辭以瘖疾答請道劍書

老易應夷節曰

字適中汝南人高士應疑之曾孫受老莊文列周易黃庭大洞諸經

持十戒

而勤焚修受上清而行精謹雖謂持教法而不能匿跡然

道不遠人而勤行方至王燦曰

一名琰曾爲王屋縣令常答黃庭經得深意於東極

人受以了所注經得融皇澤桃核不惟愈疾且以延年杜

京產曰少恬靜閑意榮宦步文義專修黃老謂莊生豈爲

白壁回鈎辭聘召一無所就盧鴻曰詔謂有泰一之道中

庸之德答狀本以忠信奉見謁而不拜賈善翔曰

字鴻舉逢州人

混俗和光默究修鍾請經愈旨目爲太清宮主所講大上

洞真其宗。儲寶度人。劉從善曰。

字順天號浩然子西維人

奉章太上聖

駕復回。照氣鍊形。

隨風而化。

沈道虔曰。

少仁愛好讀老易。

立溪宅。

詭樂山水。

因舉世事。

佛捨宇。

爲寺。

惟琴書自娛。

竟曰。

賢王仙君曰。

自上黨雲中。

而南遊。

經北邙。

緱氏入嵩

山。

溪然迹。

泯希夷。

自得端居。

仙竇之中。

太上署少室伯。

吳苞曰。

善三禮及老莊。

惟葛中與竹塵。

立學館於鍾山。

蔬食

二十餘年。

乳故曰。

性孤潔。

喜讀書。

晚年惟翫老易。

爲太玄

圖而規其中心。

易所謂寂然不動。

無異。

諸真再欲講論山

前忽驚鳴鶴。

喚官吏馳報。

客衆齊至。

老君率羣真出宮。

命

文始等迎。

迂洞口。

鐘磬交鳴。

諸真聖衆正下乘。

與生騎趨

前相見文始等曰真聖降臨失於遠候恭請升階而入歷
視之乃應元五嶽唐堯虞舜夏禹周穆王喬楚康淮南十
三位帝王其次公侯十二人周祖棄問祖舜六祖臯陶秦
祖伯益萬王夔齊祖姜尚父秦巴陵侯姜茂叔漢留侯張
良晉關內侯葛洪唐鄂國公尉遲恭周國公武攸緒鄴侯
李泌文武三十二人晉卿介子推宋舍人琴高越大夫范
蠡蜀郡守李冰秦三將軍唐建威李德茂宋雲刀楚汝南
太守韓崇漢太常卿方儲待詔常侍郎東方朔南昌尉梅
福晉西安令吳猛旌陽令許遜南海太守鮑靚輿令徐寧
部從事黃敏唐相國賈耽淦陽令崔珙陽翟令薛尊師

因

中論後遂精心歸道由嵩高陵郡尉薛幽棲供奉李肉待而不終南天台傍八咸洞主

詔張志和長安令楊泰明進士施肩吾安南節度副使錢

朗婺州參軍王賈登封令應靖均州刺史盧鈞南漢尚書

僕射黃損後蜀祠部員外彭曉本姓程宋進士劉希嶽號朗然子

常自言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道路此為林卧内飛出一金蟬遂失秀峰之所在夾江縣尉羊信

仙眷倫叙父子主僕二十一人周人王傳子神精中山衛

叔卿子度世冲虛子羅子房其父尸解葬空棺於元貞觀則其子功成駕空舟於門外

表和天師孫夫人女女姬司馬季圭子法涓女濟華城門校

尉上剛女魯連長安匡智姪大郎韓湘叔愈呂恭奴婢恭

兩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因遇三仙示友前後皆為地仙兄弟十五人郭四朝之弟三

上員外

裴老

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適侶數人在廳事談
諧拊掌會除溷裴老携穢具至聞諸客言論竊笑之僕使
皆裴老受傭事畢工君將登溷遇於戶內裴整衣似有
所白因問之裴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其實留心於
此裴曰雖酷好然無所過廳前客大是凡流但希酒食耳
王竊異其妻呼罵曰身爲朝臣乃與穢漢結言遣人逐之
王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請去王懇從容久方許諾王
問明日得來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潔淨別室以候
妻呼曰烏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曰尚懼不肯顧我有
頃裴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遂坐茶酒更進裴清

言間發殊無給使前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愛藥耳亦有
少分某既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
便有所請裴指鐵盒可二觔餘令取剝火至以盒分兩片
置於其中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袍角解一奚囊取藥兩丸
如麻粟除少炭撒散盒上却堆火燒之食頃裴曰成矣李
僕之壯者以火箭將出擲於地乃上上金盒色如雞冠上
降階再拜裴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不用留轉將布
施可也王曰願瀝丹懇瀨至仙伯山居具起居禮裴笑曰
何用此逕別去此後不復來即左司郎中裴諧行度也魏
有裴休晝誦經夜著書結年不出戶有餽鹿者諸生具薦

王綸

山收女

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弟坦性簡
儉其子勸揚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其
光帝皆塾亦已歸於玉局可見裴氏盛於得仙矣升然之
謹以酒食進奉自是旬日一來升目昏多淚客教以生熟
地黃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閉口者微炒二物等分煉蜜
九清最鹽米湯服五十丸升服久能視細物後別遠去追
思容貌宛似呂仙像奉事益誠太常王綸守岳州有回道
上謁貌清癯短褐不揜髡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不必
問且請教奕碁因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暮乃
酌以酒回因言袁滋未達時晴口登臨復州清溪山煥麗

無比行數里漸奇險阻絕有蒯姓儒生業賣藥家於山下
滋與語甚相狎乃留宿滋曰此處合有靈仙隱士蒯曰有
道士五六人每三兩日一來不知居處叩之不肯言滋曰
可修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得美酒一榼或可見也
滋辭歸携酒再往經數宿五人始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
屨遙相與通寒溫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蒯生蒯爲列席
致酒五人甚喜曰何處得此物且各飲三五杯蒯曰非
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先生即引滋出歷拜五人相顧
失色悔飲其酒并怒蒯曰不合以外人相擾蒯曰此人志
誠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滋甚謙恭乃時與笑語

老君曰。善。正陽曰。帝門小。然易爲見功。而俗多得之。互相傳授。至死不悟。敗壞大道。無知之徒。相爲訓式。節序八於泉下。真可悲也。老君曰。此固凡夫少識。亦由邪說流行。爾衆真當急救正之。於是正陽呈破迷正道歌。老君覲曰。得此足破旁門迷途。可爲覺路。宜傳世以維大道。純陽以敲爻歌。并直指大丹歌。漁父詞。上呈海蟾。亦呈還丹賦。至真歌。還丹破迷歌。陰長生獻龍虎歌。嚴君平進鉛汞歌。吳真君獻大還丹歌。許真君有醉思仙歌。恐道祖嗔其狂。不欲皇吳真君代爲呈之。馬自然有金石誥。還丹訣。采和獻踏踏歌。渾成獻四象歌。李八百有金丹賦。葛孝先進流珠歌。

伯陽呈叅同契譚景升進化書平叔呈悟真篇石橋歌老
君展視一過曰足見諸子抱負可稱吾道長城也侍童迭
送醍醐諸真暢飲浮丘停盃上啟曰曩者廣野諸賢相繼
出山欲顯文明余與宛丘托跡於蜀授公冶南容以易理
孰意宰我顛蹶過侮同門雖還山被罰麟囿省愆而理學
之傳究未昌明至顏閔諸人生世稍能振起儒風但宋家
疆土半入女直用夏變夷恐難爲力老君曰理學不在一
時而在萬世數子緝熙道統定可擴弘宣父之教一真曰
金人爭占中原只因匡義背盟滅姪傷殘天理致令伊君
憤遣赤龍降生北鄙轉取江山拘禁佶桓以懲其咎今子

得非高宗
之子寶木
後人乎

孫畧盡而繼統南渡者屬在德芳德昭之後張車騎儘可
復其故鼎秦檜力持和議戕戮忠良豈不悲哉中元曰適
奉玉勅岳氏忠良已升天界權姦肆惡永受三塗匡義據
有家居歷年百五金人僭主中夏其數亦許相當但理學
儒修恐有絕續耳老君曰此無足慮有其地者即用其地
之人產於南道固可行也產於北亦無不可行也但金人
好殺塗毒太甚將來受報於蒙古當必倍之虛靖起問曰
金之於宋固爲爭國復讐不識蒙古於金又何因果老君
曰此亦趙姓子流於北陲冒入旃裘贊謀南伐天意若曰
假此以紓其恨耳然爲數不久自有從而驅之者復清區

字時亦非遙爾等當廣施濟度以弘道化張氏之後當益顯焉虛靖再上就坐南嶽夫人玄女黎姥亦同聲上啟某等於劫運中勉度閭中慧質令其住山修煉所有姓氏一冊先呈老君命侍童收貯曰此功非小俟南極大會五老共證受錄也爾時衆真起辭老君命大容啟道藏取經一篋付曰爾等以此經傳示信道之人使其虔誦滅罪消愆起凡人聖功德無量衆真拜受視其目曰

赤文洞古經

上章下章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

上中下三卷

洞

玄靈寶經

定觀經

胎息經

大通經

三章

昇玄經

資生經

玉皇心印經

太上大道歌

百漸

李君

應付書以易
紫微諱

李客

張贊

再拜告辭仍命伶倫等送至山前冬登雲路老君知而河
 大疫雖有馮長預隱在彼長度不逮欲往助之凝陽亦願
 道行河東馮漸即明初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尋棄官去
 伊水上時以符藥治疫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行於金邦尤
 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而李更推重馮謂常今制鬼無過
 漸者朝士始咸知漸有奇術往往稱道其名鬼即遁去李
 君更教患家率以嚮字題門蓋鬼死曰嚮李馮還山凝陽
 去遊長安不言其名自稱李客常披髮戴笠繫一葫蘆在
 城中賣殺鼠藥以一木鼠為記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
 殺鼠兼療眾疾人惡其鼠藥少有服者張贊賣書為業鼠

張父

聖賢集

卷二十一

華

噉文字數卷。買其藥。將以飼鼠。燈下見大鼠數頭出而爭食。意必中毒。俄見皆生羽翼。望門外飛去。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李曰。應不是鼠。汝勿言。命贊復求藥。云已盡矣。贊歸言之。其父年七十餘。久患風。證乃取鼠殘。舐食。頓覺肢體屈伸。履步如舊。疑陽往會正陽純陽王。重陽來謝鍾呂提挈得觀道祖。誓當盡心接引。啟元願力洪深。錄念師恩罔極。

朔人獻大系於燕昭王曰。非大國不居。非大不便不食。今百二十年矣。咸謂之系仙。王命系宰養之。如不勝其體。燕相曰。奚不烹之。乃命宰大烹而膳。王夢人系口。造化我。以系形。以人歲。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為生始得。留津之內矣。後相遊魯津有赤龜負璋以報老子。曰。人之心在乎有身。況解系乎。空同一會。發宋金元事迹。使世人曉然於天造非除。至於諸真談道。太上傳經總攸。濟渡後人。慈悲深切也。

馬丹陽

辭還東海求度馬鉅

號丹陽先名從字宜甫寧海人

其母初孕時夢麻如

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

金天會癸卯五月二十日

家富號馬半州兒

李無夢

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

孫顯忠

真大仙之林及長里人孫顯忠妻以幼女

甲辰歲正月月初三日母夢

馬庭珙

鶴入懷而生性聰慧喜翰墨適宜甫生三子曰庭珙庭瑞

馬庭瑞

庭珙宜甫嘗題詩云

馬庭珙

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無終日啣盃暢神思

醉中却有那人扶

兩試殿廷不樂仕進時年四十五夢從一道士登天適路

遇重陽云有宿契因延之食瓜從蒂起宜甫怪問曰香從
臭裡得甜向苦中來又問來自何方曰不遠千里特來扶
醉人宜甫默念與前詩相合異之遂請歸師事問何名為
道師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宜甫即悟大畧重陽欲
挽其西遊崑崙之烟霞洞未能輒棄家業重陽乃分梨送
食凡十次每次必有詩以仇之多方指點猶未脫然一日
重陽大醉徑造內宅卧於孫氏寢室孫責其非禮怒鎖之
門內使僕呼夫歸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已席寧
有是事及開鎖其室已空同往道舍窺之師睡正濃乃益
加敬信明年以家事付三子大婦傾心學道重陽以金丹

孫不二

秘訣五篇并口訣授宜甫以天符雲篆秘訣授孫氏賜名不二重陽遂去不二與夫同叅妙旨各處一方煉心後宜

甫道成頂結三髻以示不忘師恩自號丹陽子不二效堵

風仙姑

七年三田復返百竅周流

自號甫靜散人

從風仙姑遊洛陽居風

仙洞修道重陽西至華山訪道恰值道光禪師欲返天台

南面坐脫留偈曰

鐵馬奔入海泥龍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

重陽與其徒衆為殮於龕舉火焚之得堅固子無數於沙

樂中有悟真篇註丹髓歌行世重陽自西還復遊於登州

丘處機

棲霞縣有丘處機者

字通密戊辰生

自幼好道誠切無書

仙家狀元

聖賢買脈

卷二十一

年譜

何中立

不覽方二十歲猶童真也。遇重陽於濱都鄉拜求道要。重陽識爲道器，即授以丹訣，賜號符陽重陽。去遊於吳，聞蘇州天慶觀何中立有道，乃往會之。中立本淮陽書生，一旦焚書裂冠，來蘇結茅觀中，披一簑坐卧，不易佯狂妄談。久而皆應，凡病者拜謁乞療。何即與簑衣草一莖，令煎服，無不愈。有不與者，其疾必下起。因俱稱爲簑衣真人。四方多有求醫問事者。戊子春，正帝遣內侍以香茗至蘇，但云朝廷有事，相問何。搖首曰：有華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內侍復命，帝曰：誠知吾心。蓋所禱者，恢復大計中宮虛位兩事。賜號通神先生。重陽諭以返神還虛之妙，遂坐垆於觀，郡人即其肉身漆而金之，性

天禧

劉處玄

三十二代

張守真

張伯瑀

夏

乾祐

不
是夏行乾道曆是冬西遼更立立帝圖恢復恆習騎射

於宮中已丑夏以弩斷弦傷目重陽聞之歎曰惜乎賢明

之君厥志將灰矣復至東萊武宮莊授道於劉處玄處玄

享通妙金皇統了立誓不婚不宦清淨固守既聞道自號

而常乞食煉形離人遠物而退藏於天庚寅春毘陵有妖

憑樹詔嗣師張守真治之字遵母吳氏娘十九月而生時

修去世守真尚幼庶兄伯瑀攝教事至紹興十年襲教應

詔將行一夕即有雷拔其樹既赴闕適江濤衝決命懸內

廷賜象簡玉劍清靜陰符二經賜號正應先生大上皇召

見咨問道法尋辭還山辛卯春正夏改帝作敬天圖起居

范成大

即范成大大自金還知金葬欽宗王辰看以虞允文為左丞

相改僕射冬十二月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明禮義護學

術不言二氏之說恐異君民之趨向呂祖見帝敬天勤民

好道故樂周旋行化於區內初過華亭北禪寺手植樟於

殿後數年樟死復來取瓢內藥一粒瘞諸根下樟復活葉

葉俱瓢痕人始感悟因號曰江陵有傳道人升事洞賓像

甚謹癸巳正旦之客方巾道服步於通衢顧傳者再傳即

邀回擁爐與語仙真事蹟因問古來得道何姓為盛客曰

道緣不在氏族貴賤然歷攷之漢晉多劉鄩魏唐多李裴

升曰唯柴姓寥寥無聞客何言多客曰君母嫌敏不當細數

百傳升

之開元中裴氏兄弟三人莊居於長安延平門外以孝義聞雖貧好施有一老父過之求漿衣服顏色稍異裴子待之極敬問其所事以賣藥爲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憩宿積數年而無倦色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貧而常能恭已君實長者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爲少致財物以備數年之需遂命置炭數斤坎地爲爐熾火命取小磚瓦如手指大者數枚燒之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食頃變爲金約如百兩以授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用罄復來裴兄弟拜問其居曰後當相示遂去裴乃貨金積糧明年遇水旱自免其災凡親朋隣里貧乏者皆

周給之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遺之。裴仲子願從學，遂將去。至太白山，西巖下太磐石，左有石壁，以杖扣開，別一洞天，有黃冠及小童出迎，深入，漸覺明朗，有宮殿臺閣如世之寺觀。童女無數，歌樂載道。諸道士或琴瑟，或誦言論。老父引裴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相留一宿，食以胡麻飯，麒麟脯，玄漿。裴告歸，老父復送出洞，遺以金寶，遣歸。謂曰：「君今未舍久住，後二十年天下當亂，可還來此。」左掩洞，仲子拜別。比安史繼亂，裴氏全家去，隱於洞中。老父常來，咸教其道術，亂定復出，更廣行諸善。後拔宅仙去，傳升問老父何真客，曰：「如如君也。」復言大曆中有王員外好道。

如如君

上員外

裴老

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道侶數人在廳事談諧拊掌會吟嘲裴老携穢共至聞諸客言論竊笑之僕使皆怪裴老愛慵事畢王君將登溷過於戶內裴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之裴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其實留心於此裴曰雖酷好然無所遇廳前客大是凡流但希酒食耳王竦異其妻呼罵曰身爲朝臣乃與穢漢結言遣人逐之王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請去王愬從容久方許諾王問明日得來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烏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曰尚懼不肯顧我有頃裴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遜坐茶酒更進裴清

言間發殊無給使前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愛藥耳亦有
少分某既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
便有所請裴指鐵盒可二觔餘令取剩火至以盒分兩片
置於其中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袍角解一奚囊取藥兩丸
如麻栗除少炭撚散盒上却堆火燒之食頃裴曰成矣令
僕之壯者以火筋將出擲於地乃上上金盒色如雞冠王
降墜再拜裴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不用留轉將布
施可也王曰願瀝丹懇湏至仙伯山居具起居禮裴笑曰
何用此逕別去此後不復來即左司郎中裴譔行度也魏
有裴休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餽鹿者諸生共薦

裴坦

裴子

楊收女

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弟坦性簡
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其
兄弟皆塾亦已歸於玉局可見裴氏盛於得仙矣升然之
謹以酒食進奉自是旬日一來升目昏多淚客教以生熟
地黃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閉口者微炒二物等分煉蜜
九清放鹽米湯服五十丸升服久能覩細物後別遠夫追
忠容貌宛似呂仙像奉事益誠太常王綸守岳州有回道
上謁貌清靡短褐不揜髻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不必
問且請教奕碁因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暮乃
酌以酒回囚言夷滋未達晴晴口登臨德州清溪山煥麗

王綸

無比行數里漸奇險阻絕有蒯姓儒生業賣藥家於山下
滋與語甚相狎乃留宿滋曰此處合有靈仙隱士蒯曰有
道士五六人每三兩日一來不知居處叩之不肯言滋曰
可修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得美酒一榼或可見也
滋辭歸携酒再往經數宿五人始來或鹿中紗帽杖藜草
履遙相與通寒溫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蒯生蒯爲列席
致酒五人甚喜曰何處得此物且各飲三五杯蒯曰非
其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先生即引滋出歷拜五人相顧
失色悔飲其酒并怒蒯曰不合以外人相擾蒯曰此人志
誠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滋甚謙恭乃時與笑語

僧些

丁伍伯

曰曰坐滋再拜就席俄頃酒酣注視滋曰大似西華生
和尚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間滋年歲正四十七
皆撫掌曰直是湏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握手言別前行
過澗上山頭捫蘿跳躍翩翩如鳥飛去滋後果拜相節度
西州此乃秦漢時盧韓侯石金崩諸人自雲山來親炙鬼
谷爲儒生是微之裔孫故恒來顧之後亦引入山去回拱
手復向綸曰公亦荊州狂僧名些者也綸愕然回曰存貞
觀間嘗歌河滿子偶遇伍伯乘醉於途中辱之令歌僧些
卽發聲其詞皆陳其從前隱隱伍伯驚而自悔些旋坐化
復數世而投爲公綸感頌曰能前知能示寂尚浮沉於苦

海耶回笑曰皆為不得丈六金丹難免輪迴路也綸問回何方人回作詩曰

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倦客呂先生凡人內服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

綸驚訝間庭下烟雲滃然移時散去

綸遂告疾還家精思仙道後遇柳師授以

成丹及尸解之訣祖東入龍虎山見客寮坐壽春真人趨問曰真

人亦耐煩出遊乎壽春曰子雖不及我師勤度然亦間嘗

行化但世罕有好道者與師會於庾嶺之前遊於汝陰聞

富翁崔景唐奉道造訪之景唐客禮數月市得玉鞍將之

雲外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予曰先生居此我旬月而返

張伯璟

魏工

名景淵
字德瑩

命醮內廷有大感鹿魏玉鎮明州有疾爲壇以請

子伯璟入朝帝從上皇幸聚景園伯璟侍從上皇異之爲

賓至出晤之二祖勗以崇教濟世時帝復召張守真與其

人多有信行之者但曰酤舞道心爲第一義嗣師知有上

虞謁果然無異比還家人咸云道士接踵而去由是汝陰

皆曰此地無梅姓唯淮南嶽廟中有梅真君像景唐如言

先往景唐別去公事畢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

久遂成白銀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彼可訪我於城東君其

知久居君家思有以奉報即索小銀十兩置鼎中鍊之少

劉琪

翁在茲

孫葆光

葉文叔

思誠

至乃以咒水飲之愈。憂五月辭還山。劉琪薦朱熹爲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帝謂其廉退可嘉。詔以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聞。張平叔得道還。衆深企慕之。然不顯言。第亦號紫陽以默辨焉。平叔少與象川翁在茲同肄業。張不第在茲顯達。有孫葆光字淵明深究性命之學。元豐間遇廣益子授還丹術。知是紫陽嫡派。時有葉文叔以太極大衍之數釋而辨之。復撰爲圖附於卷末。曰悟真外傳。葆光見所註舛謬。欲辨之。聞龍圖陸公之孫思誠所藏本爲真。乃親授之。者是秋八月。因遊洞庭得其真本。改正之。復爲解義詳演。始明作之意旨。次序篇章。莫不取金丹之洪象。葆光號

淳熙

安南王
李龍翰

謝后

無名遊於應天假以治圃種蔬營生又號商擇人而度甲

午春改元淳熙虞允文卒贈大傳金主壽華臣勲業最著

若二十一人於聖武殿之兩廡丙申春金命京府設學卷

士安南國王李天祚殂子龍翰禮嗣報喪於宋帝知金國

尚文召朱喜為秘書郎不至改主武夷山冲祐觀復令知

南康軍值歲飢講求苑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

之論講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

守之是秋帝立謝貴妃為后丁酉春行淳熙曆帝謂孔子

遂臨太學青浦舊有孔子廟在慧日寺側時寺僧浚渠得

玉璧三環二簪一獻上帝命藏於華亭郡學孔氏三十四

孔禎

山舊中

重陽見帝冊后行曆崇聖愛士

於吳因立家廟焚衣冠王重陽見帝冊后行曆崇聖愛士

於此壁環簪乃墓中物王重陽見帝冊后行曆崇聖愛士

克盡君道乃暫回終南謁鍾呂具言馬丘之事二師曰因

緣正未艾也呂師昔以補鞍隱於巴陵市有崔中舉進士

道過巴於旅邸歌沁園春樂章師問歌何曲曰東都新聲

也師曰輒欲奉和一首吾不辭書子為書之詞曰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

溫溫鉛鼎。光透簾蟄。造化爭馳。虎龍交會。進火功夫在

牢斗危曲。江上看月華。望海有個鳥飛。當時自飲刀

評

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

遼萊路三千行滿獨步雲歸。調寄可思詞情宜玩

重陽七真獨與宜甫不二週旋甚久蓋拔茅連茹非可

歲月討也至分身顯化馬有不信受者哉呂祖之傳方療曰飲酌留連仙豈遠人。人白遠於仙耳

○○重陽子暢發玄風○○七金蓮闡明法乳

字谷客

崔問姓氏曰生江口長山口今爲守谷客君知燉煌宋織

宋織

陽翟杜生平予亦此流人也崔叩問兩人即知兩所行師

杜生

曰織有遠操不與世交居酒泉南山受業三千餘人不應

楊宜

州郡辟太守楊宣畫其圖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

馬岌

何石爲漱何泉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

儀鳴鐃鼓造焉織登重樓距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

見德可仰而顏不可觀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於

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千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志不倦卒謚

上黎陽尉

玄虛先生杜生行列五卽去縣三十五里。惟屋兩間。前空地丈餘。不出籬門三十年。黎陽尉訪之。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擇日賣藥。端坐觀書。氣韻曠夷。言詞清簡。皆有造之士。予竇慕之。崔意其狂。玄師遂還寓。明日崔謁李太守。述之。李曰。此洞賓也。亟往叩其戶。應聲遠。再呼不應。排戶入。闥焉無人。壁有詩曰。

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塵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

崔恨歎無緣。李白師曾題促拍滿路花。於長安酒樓云。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茫茫塵世裡。獨清閒。自然爐。

陳谷神

鼎虎繞與龍蟠九轉丹砂就一餅刀圭便成陸地神仙
降從他富貴擁華軒到了亦徒然黃梁猶未熟夢驚殘
是非海裡終久立身難拂袖江南去再遊淞浦廬山
相與歎懊不已時呂師謂重陽曰子作詩文爲世集而刊
之文字外訛惟前歲延平陳谷神得一重刻者無誤此二
詞惜遺於集入之可藉悟後學重陽應謝鍾師授誠曰
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

重陽謹受拜辭二師立願普化三洲同歸五會

曰平等
曰金蓮

三曰玉華四曰
三兄五曰七寶

乃設一榜隨所在懸之文曰

福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淨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

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羣生。遍照世俗。銀燭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黃芽。比比不遵於黑路。工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源。性在清虛之境矣。

有先革雲遊者。見之歎曰。願力洪深。真旌陽再世。戊戌春重陽東行。顯化時。高麗西夏。致貢於金。却之。金葬宋遼宗室於河南。又以衍聖公孔總兼曲阜縣事。重陽歎曰。金主所行皆帝度。故能主中夏也。是秋宋太尉李顯忠卒。生而神靈立功異域。父子被家殉國。志復中原。帝命繪像閣下。

李顯忠

孔總

謚忠

八月行宮留守劉珙卒

子刊長子

已亥春詔錄趙鼎

岳飛子孫賜以京秩庚子春古文殿修撰張栻卒朱熹與

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

學者稱南軒先生

是冬資政殿學士胡銓

呂祖謙

卒

諡忠

辛丑秋著作郎呂祖謙卒

世稱東萊先生

朱熹進直徽猷

不問

日譚州兵馬都監趙不問於太平觀作鶴會一道人攝衣

升座不與人揖徑入知堂房內不見但壁上一絕云

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小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

洞庭驚起老龍眠

谷客書

唐廣真

不問錄呈熹詳之熹曰洞賓也師蓋自嚴州度唐廣真而

無思道人

至廣真唐氏女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不
道初往蘇謁簑衣何真人何稱之爲仙姑號無思於二月
間赴郭氏飯未竟驚然還寓昏兀如醉兩夕小酺言方
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成引至海邊跨
渡海因隨遊洞府及到冥司呂祖又令至廬山子虛真人
崔元靜洞中學書書大字詩二百餘篇呂祖問曰汝欲超
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
母尚存願盡孝道曰如是則且留形遂以丹一粒分而爲
四投之盤中圓轉甚疾攫其一吞之倏忽而甦自此辟穀
以符水治人疾良驗上皇聞之降香往請符水至是冬

崔元靜

長春子

入德壽宮宣問靈驗是何法對曰但以心爲法以神爲
以氣爲水耳上皇書寂靜先生四字賜之遣還嘗語人曰
符水僅救人疾苦若數之修促非能回夫也已已春金太
子允恭有疾遍求醫藥不得金主宴宗戚於會寧或言龍
門山丘處機有道往召辭不赴允恭遂薨重陽至山謂處
機曰子之道業當爲諸子之冠然行道濟時廊廟更易言
行之間福及羣生曰後有召弗却可也處機領命重陽遂
回寧海處機初得師傳二十七歲乃入蟠溪穴居修道戰
睡魔祛雜慮脇不至席至三十歲復居隴州龍門苦行潛
修虛無妙合始得道成自號長春子聞宋廷任用正人思欲觀

則必大

其氣象丁未春以周必大爲右丞相留正叅知政事冬十

留正

月上皇崩壽一帝致喪三年戊申春范成大爲劍南採訪

使於青城山遇一羽士紫髯過腹雙眸如電因問其姓氏

笑曰予即姚平仲也并述得道之由長嘯震響山谷跨青

驪飛行於層巒而去成大

仲淹之後

遂辭官歸吳隱於石湖詠

誦不輟偶得諸家丹法深爲羨慕苦無道長親炙聞丘處

機有道又限於南北弗克往金主復聘處機至燕問道對

以仁民愛物修德敬天金主設館敬禮處機苦行仍如蟠

溪時乃言東牟王處一於金主亦即聘之重陽前於登州

又傳道於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

皆濟寧州人

處端字正統

長真子初名王字伯玉金天會癸卯三月初一日生中年患痺師事重陽每旦重陽

以盥餘令洗面友而疾愈乃授以道以宿業重後遇醉徒

毆擊折齒流血長真忍受丹陽曰一拳消盡多生業至丁

未歲七月十二日道成作詩而逝末句云湧出陽神獨自

歸異香滿室者數日有水雲集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初

庚申正月與譚王同受道家巨富志不苦勵長真玉陽激

三日生與譚王同受道家巨富志不苦勵長真玉陽激

勸之至岐山遇鍾祖復為發明乃改名號遊於趙魏間修

而成道後留頌辭世有太古集心經處金皇統壬戌三

受道於重陽居雲光洞修真志行堅苦道成大著靈異度

人逐鬼踣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撼峰烹鷄降鶴起死嘘

枯不可殫述至是應召至燕金主試其術大副宸衷隆禮

加遇嫉者飲之以鴆乃歸寓入水池涸而不死辭歸隱去

字王陽號全陽子有雲已酉春金主雍祖太孫璟立

光集要異錄授於其徒子為

金章宗

宗章宗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以終喪至是退居重華宮太

光宗惇

子即位為光尊帝為壽皇立李妃為后慶遠節度李道之

李后

女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

李道

后驚不敢受拜曰當母天下及高宗召坦坦為言之遂聘

白華甫

為恭王妃至是立為后性極妬悍高宗嘗曰是婦將種吾

紹熙

為皇甫所誤庚戌春改元紹熙金改

金

昌廷試舉人是秋金初

明昌

設經童科時孔總卒以其子元潛襲封辛亥春宋行劉孝

孔元指

榮所造會元曆帝有疾政事多決於后益驕恣壽皇徙南
內責后后訴於帝禁帝不朝重華壬子冬帝因嬖臣詠譖
始朝王重陽既得丘劉譚馬郝王孫已足七朶金蓮之數
忽召諸子曰昔祖師授我偈言云人當生於忠孝之世今
上不行其道我將赴約蓬瀛矣門人惶懼乞遺世語重陽
曰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汝等猶未省手復宣曰
地肺重陽子強呼王害風來時隨日月去後任西東作
伴雲和月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逐世人同
誦畢奄然返真白鶴翔空青鸞繞漢仙儀冉冉高出雲端
上庶官僚號呼瞻拜靡不讚歎師於昇遐之後濬儀橋下

談玄誘臧老之心。劉蔣溪頭。賜藥愈張公之病。或舞蹈於
昆明池。右或吟詠於終南境中。皆以表其不死也。繼在文
登縣作醮於五色雲中。見白龜甚大。皆有蓮花師端坐於
上。神變無窮。不能備錄。東海西秦勸化道俗。其長歌短詠
始千餘首。目
之曰全真前後集。并輔光集。雲中錄集。分
梨十化。該皆明鉛汞。以離丹道。盛行於世。時孫不二於洛
陽行化。門人請求道要。不二書卜算子詞示曰。

握固焚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
透。仙樂頌頻奏。常飲醞酬酒。妙藥都無垢。刻間九轉
丹砂就。

其他題詠甚多。癸丑正月初四日。忽謂弟子時師真有命。
當赴瑤池。遂沐浴更衣。木書頌曰。

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也。界外隱顯縱橫得自由。
這回不復歸寧海。

跏趺而處順焉。香風散漫瑞氣氤氳。馬丹陽亦傳道於李

○李大泉

太乘趙蓬萊韓清甫宋披雲

披雲得師秘旨乃先成道

丹陽是日於寧

○韓清甫
○宋披雲

海環堵中謂門人曰。今日常有非常之喜。輒歌舞自娛。俄

聞空中樂聲。仰見不二乘雲而過。仙童王女。旌節儀仗擁

導前後。俯謂丹陽曰。先歸蓬島待君也。丹陽與諸弟子叙

談。二鼓風雷大兩震動。遂東首枕肱而化。是夜酒稅監郭

復中聞有叩門者。啟視乃丹陽索筆書頌公。

長年七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

擲筆而出曰吾聞北人能崇儒好道將居東海之濱以觀

其盛焉比曉聞丹陽已逝方悟所見是陽神也所著金王集漸悟集

精微集及十化三寶語錄等集貫通三教癸丑秋金主釋

孔文遠莫於孔子廟北面再拜以孔文遠襲封衍聖公宋使王金

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使者還述詔熹知潭州壽皇有疾丞

相留正率羣臣請帝問疾宛死不從皆慟哭而出甲寅夏壽皇

趙汝愚崩年六十八帝以疾辭不出留正稱疾遁去帝臨朝忽仆於地

寧宗擴樞密趙汝愚等請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汝愚

韓后乞召還留正立韓氏為后琦六世孫以汝愚為右丞相乙卯改

元慶元后季父詭冒排斥正士引用奸邪安留大理寺丞

王諱詭冒

呂祖儉

呂祖儉於韶州

夷簡之係祖謙之弟

改置吉州卓履徒步賣藥自給

呂祖恭

其從弟祖恭以布衣幼偃曾兄弟忠義齊名冬十月麻汝

李元

愚於永州至衡州暴卒

後謫忠定

前諫議李元嘗隱嵩山茅舍

冬寒當戶熾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問曰知

君有志頗能同去否因自言某秦時關人被禍得道乃去

帽鬆髻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元沉思久之答曰家事

未了更數日得否老人榻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門去

元牽衣媿謝不可甦止後日徧訪悉無其踪問南嶽道士

秦保吉

秦保言勤於焚修通於神明曾白注生真君曰上仙何以

須紙錢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乃冥吏所籍予

○本山

△樂師

三妻

○女

何須此明且保言之。目後焚紙不化。嶽中人並敬信李
元遠來謁問。保言云。實無知。本山有隱者。不識其名姓。因
賣藥數徃來於衡山寺。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怪之。復
來寄宿。寺衆接敬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
娶之。父母求錢五百千。莫不引退。隱者聞之。邀僧徃看。甚
喜。將黃金兩提整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值七百貫。今亦
不論付金畢。即將女去。樂師時充官使。倉卒便別。隱者示
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至山當知也。樂師夫婦事畢。
憶女往訪。見一朱門崇麗。扣問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
一食。不復覺飢。留連五六日。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

蔡元定
京

承安

葉
倪思

儀運
大元

五挺贈送謂曰此間深遂非復人居自後無煩更求也違

命重往惟見山草烟雲而已李元聞是言拉保言請問樂

師路徑度往訪之一老坐林中笑曰故人來也元端視乃

戴大帽叟殷勤拜見相與入山洞留居耳房養靜李秦稔

知世道如此雖聖賢莫能挽迺願終隱於此朱熹欲論

佐胃之奸弟子咸諫止不聽蔡元定請著龜史之遇遜之

同人熹默然取奏宗焚之因更號丙辰金改以京鏗為右

丞相葉翥倪思知貢舉稍涉義禮者悉見黜落六經論孟

學庸之書為世大禁削熹官竄元定於道州元定生而穎

異父發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書張子正蒙授曰此孔孟

足資員
卷二十一 第四節
九
華藏

蔡發

元衰

楊萬里

蔡沈

聖賢集卷之二

正脉也元定辨析其義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壘讀書

開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之

列尤表楊萬里交薦於朝不起僞學之論興元定曰吾其

不免乎及聞敗不辭家就道熹與諸子餞之座有泣下者

元定杖履與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而三

春陵來學者日衆或謂宜訓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

拒之若有禍患亦非同門塞竇所能避也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呂祖詩詞往往皆言丹法而心園春一闕尤爲全盡能

出此悟人則築基擇藥溫養火候無不在焉矣

消化之不行於燕雲已久處機一至幽谷生瘴矣

玉陽法顯俗道無色猶虛醫市行而士醫忍飢被刺與

被鴆一也其飲煬不死則又等於果老之飲草矣

重陽師弟俱以陽神顯現學者寧有不信

○○道學與大儒去世 ○○神威顯叛寇亡魂

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收遂解

其志在道逾年忽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

物越王日卒

有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稱西山先生後贈興功郎

丁巳籍

偽學以汝愚留正必大為首熹等五十九人皆著籍戊午

劉松年

夏加侂冑少傳

明年封平原郡王

已未春待詔劉松年適去

金陵人唐

郭禮

彦廣之後彦廣遇唐若山曾言其後有於仙山得道者及金人亂移居錢塘

師郭禮習畫工入

林椿

物山水藝過於師與錢塘林椿李嵩待詔畫院慶元初獻

李嵩

耕織圖稱旨賜金帶至是謂同列曰正人皆去羣狐窟聚

朝堂尚變此微職何哉遂飄然棄家入天台訪道數年後

有見其轉少輕捷是秋詔行統天曆時丘處機去燕遊齊

魯聞南州水患欲往救度路遇宋披雲知丹陽詭化披雲

名有道字德芳號

黃房公湄陽人

佩諸階法無雲則與雲有雲能披雲杲

斗故人稱股雲先生

受丹陽秘訣行二年能二其身謂處機曰聞

龍川藍喬舉進士不第去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

太乙庭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帶雨不歸去

老却碧桃無限花。

遇踏歌狂者携之飛昇有見在洛陽長春曰莫羨他但勤

功行以待天待邀往江右廣東治水帝聞處機名召之長

春曰火運衰矣力辭不至庚申春詔復留正少保致仕後

諡忠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初適蔡玄學曾遇風仙姑

南唐耿氏女其得何姑之傳能捏雷成銀以濟貧乏有求其術

者故作風顛之狀熹問其道仙姑以他語答之熹聞廬山

崔子虛有道往求之崔曰子之英華發外文章理學足以

袁侍郎

傳後世何必學此熹迨衰病中答袁侍郎曰近者不挾他

忠言密片
不可思議

書遂得玩泰同弊不得師傳率以無味棄去而又酷好今

文公之談
傳曰無師

乃粗曠其義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耳寢

疾惟葉賀生蔡沈九人在側既而改大學誠意章為絕筆

葉賀生

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

俗似孔子
河崩山頽

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計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

木壞

一祝母

李燾

立門功行
亦不獨此

劉燾

劉炳

張洽

韓主喪禮葬於建寧之九峰山下初有異人語燾曰此地

之所手門人誌之葬於此父松葬崇安母祝葬建陽所著書數十種并行於世韓力學夜不設榻

燾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燾卒韓弟

子日成編禮著書朝夕不倦仕絳朝奉郎世稱勉李燾初

見燾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燾因弘名其齋燾曰進學可畏

他日任斯道者也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古有功業但

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學者宗之仕終直劉燾從

熹遊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音禮記解周易解等書行

雲莊居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劉炳字翰論

辯泰計仕通奉大夫學者稱陸堂先張洽自六經傳註而

陳淳

林宗臣

李方子

黃顯

輔廣

嘉泰

下皆究其指歸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亦俱

博極

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諸作

自少用力於敬義所當為男不可奪

仕終直寶章閣

陳淳初習舉子業林宗臣謂此非聖賢事業也因

授以熹所著近思錄盡棄所學而學焉及熹至淳淳請受

教為學益力

任終安溪主簿

熹謂六方子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

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齋居家

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語不妄發黃顯性行端飭以

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能發明師旨

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熹門

人甚廣知名者此數人耳八月太上皇崩

年四十六是在位五年是冬

韓后崩辛酉春改元嘉泰臨安大火四日乃滅郢州道士

張道清

張道清在九宮山修道有聖異光宗疾嘗召之以符水進

即愈賜號真君先是曾以離宮暖處月宮寒言於帝至是

后崩火災始憶其言乃親書欽天慶瑞宮五字賜為匾額

道清上言今秋大旱當池禁回天又言耶律氏將滅宜以

荒亡為鑒是歲西遼直魯古出獵乃鑾王屈出律伏兵擒

乃鑾王
屈出律

之遼紀絕五主合七十七年壬戌春京鏜已死弛偽學黨禁追復

汝愚等官促胃加封太師聞福州劉處玄講解經義癸亥

春欲往問其道時處玄道成定力圓滿天光發明於二月

六日鳴鼓集眾告曰韓子殺機正識豈聞道者耶吾欲赴

仙師之約爾等勿懈真修遂曲肱脩然而解若仙樂太虛

已云初二日
仙遊

仙師之約爾等勿懈真修遂曲肱脩然而解若仙樂太虛

閑修真文集六卷及道德
許除符演黃庭進留於世門入禮葬之長春披雲靈陽等

俱來會葬復分投化度仇胃遇長春曰人與仙同一死耳

何修為丘曰嘻人死為鬼人見懼之鬼死為躡音積鬼見懼

之躡有罪則滅跡無形謂之還空仙者與道合虛謂之真

空豈猶夫人之死哉仇胃稍省甲子春奏劉處玄羽化請

賜謚號輔化真人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

亡願預備兵儲為應變詔通使於高麗時王倬殂子鐔立

國事初定謝絕仇胃欲風勵諸將請追封岳飛為鄂王先

武穆復謚忠武乙丑改元開禧丙寅夏興州都統制吳玠反以四

州獻金時夏國李安全廢主純祐而自立為襄宗冬十月金

辛棄疾

高麗王

王倬

開禧

夏李安全

潼神君廟設祭神自唐玄宗時救駕封左丞相僖宗入蜀

顯靈翊衛封順濟王宋祖興加忠烈仁武孝德聖烈王聖

父聖母聖后子孫俱有封號并封佐神仙宮及是曦甫行

初威赫赫

禮黑風驟起滅燭撤香曦震懼伏殿下有頃開明視祝板

已碎作兩片眾識其不振是冬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成

△

吉思皇帝建元聖武其先有女阿蘭察居漠北屢有光照

其腹一乳三子長字完合答善次字合撒赤季字端义兒

季之狀貌奇特沉默寡言人謂之癡母曰此兒非癡子孫

必有大貴者其後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與畏羅乃繼

此家古商

星溫鐵

卜其

聖

阿

季

口答吉

字合

字端兒

畏羅九姓

故城和林

韃靼

塔木兒

泰赤烏

乃蠻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史彌遠

嘉定

丘密

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

至父兒九世孫也速該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

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即名鐵木真志武功也該卒真幼部眾

多歸於泰赤烏部真與母月倫集部與戰大勝遂伐乃蠻

太陽可汗敗死悉降其眾諸部皆歸大會於幹難河之原

遂即位丁卯春金將議伐適宋斬吳曦不果安丙與楊巨

源李好義傳曦首詣臨安是冬史彌遠殺侂冑戊辰改元

嘉定追謚汝愚曰忠定贈福王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

密儀狀魁偉機神英悟嘗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

滅敵彌遠為右丞相以侂冑界金金主璟卒衛工永濟立

五

金上永

已巳金大安元年蒙古滅諸部大侵金地宋金陵判官鍾

鍾將之

將之上言金方有患不當輸以歲幣彌遠惡之將之字仲長

沙人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嘯時一舟過中有黃襖翁風貌

奇峻佇立熟視仲山窺其蓬中無他物惟船頭有黑瓶罐

十枚蓬前兩青衣童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僅行二丈

許即回棹而翁已端坐蓬後視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

為巨商至是驚訝翼且往呂仙祠拜禮真像儼然有兩青

童侍側皆與昨見惟肖自恨凡目不識感歎無已次年遂

卒辛未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為神宗改元壬申夏安南

夏主

光定

國王李龍翰卒于吳昌嗣尋卒其摺陳日哭襲立李氏自公

口安南王
李昊品

同陳日嬰

金

王學

逢王耶

律留哥

在山值景

在目前

同樂聲而

霍使非仙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傳凡二百
二十餘年
癸酉夏
金改
耶律留哥取遼東州郡自為遼王

五月蒙古敗金於緒山鐵木真聞止處機名俟取燕石之

處機於嘉定初與其徒及黃房箒復遊於燕金主仍賜居

萬寧宮每遊崆峒諸山而玉泉之西湖環十里荷蒲菱芡

水禽沙鳥隱映雲霞中大房山為幽燕奧室恒入其深處

數日不出山東北有孔水洞石窟濶二丈許深杳莫測嘗

有人秉火浮舟探之隱隱聞作樂聲懼而返至是忽見桃

花流出人問處機笑而不答初遊夾谷迎祥觀有栢已四

百年忽偃仆死處機扶而摩之曰憐惜憐惜遂復活是秋

金胡似虎弑至水濟立昇王珣

章宗之兄為宣
宗改元真祐
蒙古進圍

皇資賈版
卷二十一
第五節
六
壬戌

金宣宗

真祐

真德秀

三岳珂

太微仙

聖廟書房卷二十一

華藏

燕取涿州遣使召處機於房山黃房與十八弟子為之輔
 行見於行營首以清淨仁慈為對真大喜甲戌春金乞和
 真北還處機辭曰不日當侯駕於此真笑應而去金主徙
 都於汴末宋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與劉燭奏絕金歲幣
 是歲岳珂飛孫著程史成又為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
 上之乙亥夏蒙古入燕金祖宗神御諸嬪妃皆淪沒宋以
 劉燭為工部尚書丙子春卒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浦城
 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長字景元結廬嘉禾西山讀書著大學衍義
 於乾道辛卯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
 君尹公得授功過格令傳信心之士夢覺功過條月歷歷

口養惡

白玉蟾

仙家子

葛有興

人葛振業

母氏

何等胸襟

明了默知高仙降臨不敢踈慢乃披衣起整冠帶條硯舒

機走筆書之不一時而竟皆出平無思於是罪福因緣朗

然頓悟勤修白業遠離黑途

白蟾又玄子名虛曰會道堂無憂軒

開礪州白

玉蟾有道欲往訪之以事不果玉蟾木姓葛大父有與福

州閩清縣人董教礪州父振業於紹興甲寅歲三月十五

夢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產子母即玉蟾名之以應夢

稍長又名長庚祖父相繼亡母氏他適因改姓白號瓊瑤

天資聰敏絕倫齠髫時背誦九經十歲自海西來廣城應

童子科主司命賦織機詩應聲詠曰

大地山河作織機百花如錦初如絲虛空白處做一疋

日月雙梭天外飛

主司意其狂弗錄遂拂袖歸年十六專思學仙毅然說道

囊中止有錢三百初別家山不知夜宿何處烏啼林晚匆

匆投止而已行數日至漳城衣服賣盡舉目無親宿江村

孤館月照蒼苔階飄黃葉明朝早騰起程隨身只一柄傘

矣至興化軍風雨瀟瀟迭春時候赤髭髯存兩三文錢胸

力全無滿身疥蝨到此茫然欲歸不得乃爭餒旬餘

至羅源興福寺願損身作僕未半月與主僧作別值炎口

畢竟苦尋什處

燒空石頭火熱赤脚奔馳肉流血汗踪跡至劍浦荒郊秋

雨無蓑笠可禦黃昏四顧難行借宿茅簷村翁不許挨立

金海陵南
侵屈於霸
主敗於劉
詩夢元文
之時也後
有文意何
王塘翁作
一傳奇翁
必心喜而
有助焉

俟曉復行聞建寧人好善特往彼地求活通衢舒手誰憐
乞兒因入悲田院相混暫歇上武夷山道士叱罵其孤窮
玷辱宗風去聞至江右龍虎上清宮謁見嗣師欲求掛搭
知堂嫌其褻褻與以餽飯淙湯直東壯渡江時淮西兵火
橫屍載道野無草拉轉南至江東二伏炎天避藏谷穴無
扇搖風行八兩浙秋涼漸侵雙臂在武林天方大雪七日
朔風刮骨幸精炁全身猶自皮綻血流夜棲古廟香爐無
火紙錢亂飛鬼嘯猿啼殊爲慘切回思畏日驅途嚴霜卧
見千山萬水碌碌空忙人皆笑我風顛未見此兒受用乃
自歎何日天開眼乎淒涼泣下復自慰曰此大事也切莫

怨尤戕生果有神山之分前程自有師指幸而天與殘生。

受此飢寒何足悲哉自此或對月長吟臨風絕倒時年四十二享

熙二遊禹東海濱過陳泥丸見而憐之曰子治何事而來

此玉蟾三易覓金丹泥丸笑曰身口不給奚暇求丹况離

家非道豈與在外得乎泥丸子衣裳破碎垢面蓬頭能從我

遊當以真金相贈玉蟾會意瞪視而拜泥丸自慶得賢携

歸羅浮五蟾懇求真金師曰汝家自有玉蟾再拜究問師

曰行持既久片晌間結成心華一粒只此是丹之基萬論

千經皆說此真常道也玉蟾意爲容易不復進闕請結旃

於白雲深處靜坐鍊丹泥丸頷而不言踰月知其心懶就

安往謂之曰勤而不惰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終為下鬼若
此而修有何證驗子可更往外勤求玉蟾摸不着裏外痛
癢處隨至菴師開關不應玉蟾泣跪不起師隔楞語之口
且歷遊數年當於此俟子玉蟾無奈承遣辭行初至黎母
山即遇神人授上清法籙洞玄雷訣北遊洞庭一夜大雨
淋漓立待天明往看瀟湘八景倦而倚石夢入仙鄉微風
送鷓鴣聲過耳寤看啣山紅日點頭暗喜上武當謂真武遇
一道士云是北極驅邪院左判官與講行施符法復西入
蜀之青城山明月松陰寒烟漠漠萬籟悄然作步虛一闕
以自樂進訪金堂遇老道授度人經轉至巴陵村落瘟癘

正作卿民見其夜行有光來請符水治病玉蟾無處摸索
 依法本亂書雲篆神將靈應邪鬼驅捉殆盡境賴以寧夜
 行北邙山下草衰古墓月掩荒臺隱隱鬼於不止乃展經
 朗誦一卷其聲旋寂始知經符之妙法威試施凶穢消散

周即程張之後繼以朱子理學精微闢發靡遺滂流洋
 溢厥功過於諸氏自此而後更無隙地之虞矣
 文昌高證桂香而開世念切時時降生福國庇民神明
 赫奕逆曦乃敢向敢庭敢福寧不觸元皇之怒乎
 坎宮在北真陽發生之地也處處皆密跡於此順時採取
 以歸丹鼎玄功益懋且房山九真宮結穴之處而孔
 水洞之桃花春信更嘉侯也致絕
 玉蟾武夷轉真年已六十四常入卦氣盡真元竭三寶
 不能為助夫復何堪乃玉蟾師出此成道非築基有素
 而能然乎學者但能築基則年雖暮而朝氣存得遇真
 傳還丹可就

○○前後雲遊玉蟾苦○○酒肉神通道濟顛

於是呼召雷雨戢聶精魔遍歷名山備嘗艱苦如是七年
歸羅浮復命泥九懋曰學者湏如此辛勤方能任道也時

癸卯中秋

開古四字卯形
似卯故混傳酉

天氣晴爽相邀遊於野外對坐

談玄因以歸一論付之是太乙刀圭之說玉蟾奉事之暇

即誦而默味忽已九年辛亥春雨後在巖呵松蔭夜靜烟

寒玉蟾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稽首再拜曰玉蟾事師未

久自揣福薄緣淺敢問今生有分可仙乎師曰人人皆可

况於汝乎玉蟾曰不避尊嚴之責重伸潛易之問修煉工

夫願得一言點化泥九懋其真切懇摯爲之講明次第八

候令其速鍊玉蟾年已五十八拜辭下山大隱鄧市急備

金丹藥料用盡苦辛三年既得鉛汞相投入鼎烹煉恃平

日天資當溫養之時用心不謹不覺汞走險哉鉛飛無可收救

作詩自解其愜

是何物

八雨日月精半筋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

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秘之不敢泄夜半

忽風雷炯氣滿寥泝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

一笑無使心惱熱他人不能笑重盤釣魚竿再斫秋筠節

紫陽在天心遙知其事命童以金丹四百字授之教其開

鳴慎密王蟾讀之悟分至沐浴之理復辨藥材重鍊極其

防危慮無方得丹成

時年六十四
慶元三年

再入武夷癡坐九年然

後出山

自號雲外子開象車又號玉皇選仙神霄散吏

文思汪洋灑落頃刻數千

言善草書亦善丹青嘗自寫其容數筆立就自讚云

千古蓬頭赤脚一生伏炁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

處吾家

又題云

神府雷霆吏瓊山白玉塘本來真面目水墨寫絢繅

其丰神峻拔行諸階法雷即佩於肘間祈禳則有異應嘗

過鄱陽湖值日暮篙師議泊舟玉塘剪紙月虛於檣皎然

連直前行無阻朝廷知之遣使至武夷已爲陳翠虛引往

霍童謂石紫虛薛紫賢二師甚喜相與講研丹旨王塘爰

霍重安爐鼎再立乾坤之旨又進一層不勝欣喜是為開

月作書謝紫陽翠虛

復號鶴奴八十歲尚是童顏

自此隨處遊行濟人

度世翠虛北至江陰時值收穫農家沙氏世喜佈施翠虛

偽為乞化見其盤櫬因歌頌曰

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路大為尊磨來磨去知多少

箇裡金無斧鑿痕

戶內一少年趨出伏地求度翠虛知是道器留二日授以

丹訣取名蟄虛謂之曰金將滅於宋宋歸於混元一系然

後子可出而行道期以後會於惠吾將入漳水而醉遂南

金

斷虛

興定

還蟄虛遵教勤修

丁丑金改興定

戊寅金圓喪陽孟宗敗扈再興

十帝宗政

十局再興

十許國

十趙方

十木華黎

十史天倪

十產於北道

十固可行也

十耶律履

十耶律楚材

十

許國合戰走之金人懼宗政威名呼為孟翁翁已卯冬京

湖制置使趙方使孟庀許分道伐金時蒙古師木華黎取

山東山西等處庚辰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天

倪嘗聞教於丘長春於是說黎曰中原粗定大兵猶抄掠

非王者除暴救民之義黎即下令禁剽畧遺歸所俘老幼

州郡成爭降附蒙古主有一天下之志遍訪賢才得遼宗

室耶律楚材履命史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通術數尤精

象緯以金天明律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常言宋之氣運

恭膺天命也南渡以下諸君猶是太祖之蔭德昭後亦當

興焉又言南北賢帥及金夏國主有災辛巳秋冬宋帥趙

方安丙卒

方以從張栻學守襄陽十年應變如神屏藩一方丙在川安撫以攻為守成功甚著

主以楚材為神見壬午冬西伐回回滅其國兵至忻都國

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獨角作人言曰汝立

宜早歸蒙古主怪之以問楚材對曰北獸名角端日行十

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上天遣告陛下當有此

數國人命昨日班師癸未春木華黎卒

惟勇善謀功為第憂主傳

國於子德旺

為獻宗改元乾定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

為哀宗

甲申春

乾定

金哀宗

守緒

正大

官與

州浩然歎曰帝王將相皆有盡期吾何以往於世時王

帝將終乃辭疾歸廣州

其在蜀善撫民皆像祠之

是冬陳泥丸歸惠

虛同至翠虛邀登羅浮觀日夜半即現金霞光彩太陽
旋出洵爲巨觀翠虛歸而端坐作頌曰

頂上雷聲霹靂混元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去騎箇無
角火龍

遂尸解徒衆議葬山南明日已化泥九十二弟子不敢理

陳露於淨處後遇病者刮服悉愈

有翠峯悟道集行世

虛更名道因

嬰兒離母之故欲到青城山省覲乃居支提茲來渠玉塘

留連未幾東遊於杭帝微至對御稱旨命謁太乙宮嘗與

衆泛舟西湖酒酣墮水舟人驚呼援溺下蟾出水面搖手

止之而沒復見於海豐縣矣後至姑蘇唅梅未竟僅泥丸

○詹瑛大

○施宗時

○彭紹

至激之去詔封海壇紫清明道真人其至武夷時俗流未

之識與言不合獨山南詹瑛夫異之乃重建止止菴欲延

以居真人為之作記以遊興未竟許其再來而所期之言

果踐今三陽峯九曲溪頭萬年宮道士施宗時幸蒙甄錄

授以九靈飛步章奏及太上紫樞王晨洞陽飛符梵音煉

料與五雷秘法乃親為陳過懺謝表奏天庭本宮道法至今猶得其傳

真人召眾話別坐而尸解惟升一鶴騰空而逝平生未嘗

着意著作而應酬題詠積久甚富舊經散佚其高弟彭紹

纂輯四十卷并撰其事實有武夷上清玉清等集指玄篇烏兔經鈎銷連環經法潤叔寶

諸書以發紹字集益明道法三山人自中銓後恬然不仕既師事王蟾受

蕭之

太乙刀圭紫霄風霆之文所居鶴林道院即號鶴林日以

孔老自娛杜謝世交惟以金丹大道授全真蕭廷之初名

子天來閩人道號紫虛謂與杏林同號改曰清虛心靜專一慈愛羣生受傳後顯

化度緣神異莫測後鶴林厭世廷之延三福州而化崔與

之素好道在惠州得白真人玉液之傳至杭尋師聞帝崩

於是秋間月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彌遠矯詔立沂王誠貴德昭九世孫更

理宗的

名的為尊后為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玠為濟陽郡王寧宗無子

皇子

立此為子即理宗之兄史復補之乙酉改元寶慶與之言其事於洪容夔

寶慶

洪洛

洪與魏了翁真德秀極言濟邠之冤以感帝心丙戌春贈

魏子翁

陸九齡九淵九韶舒璘沈煥等官謚錄張栻呂祖謙後夏

向陸九齡

聖賢貴族卷二十 第六節 五 華歲

白沈煥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陸九淵

六月以引萬春襲封衍聖公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凡
十六人秋八月湖南淨慈寺神僧道濟坐化勅賜建塔虎跑
是僧贊善大夫幼穎悟喜觀釋典二親去世即棄家學佛
從台州至臨安拜靈隱遠瞻堂為師悟徹木來伴狂混世
飲酒食肉詩詞信口有深意市肆與之酒食獲利倍常寺
僧因其風顛無不厭賤呼為濟顛迨達公圓寂即棄靈隱
遊行湖土或療宦室危災或救紅樓重疾無語不靈有邪
皆正後歸淨慈為書記曾於夢中顯化謝太上皇后重修
大殿向四安山募木運至本寺井中冒起有以葷酒知之
畢者則吐所食之物悉飛走去年至六十忽不食葷酒平

夏主覲

子拖雷
自陳寅

日朝臣有與詩酒慙恒者。侯不信。復置酒招之。烹鮮爲饌。濟云可將去放生。遂悉餌於水中。雖無灼斷。鹿無不數。醫。悠然衆益敬信。是秋示寂。壘龕焚化。得舍利無數。明日有禪客附書與淨慈主僧云。昨於途遇濟書記。令寄來者。曾言蒙古暴虐佛國。彼殘今返。台州令一佛子懲之主僧。得書愈驚其神。時蒙古伐高麗。伐西域。伐金。伐夏。夏主憂淳而殂。其姪覲立。丁亥。蒙古執覲歸。夏亡。十一主共百九十年諸將爭取金帛子女。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旣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萬人。蒙古入三關。金人惟守河南鐵木真殂。四子拖雷監國。攻西和州。知州陳寅同妻杜氏飲。

合杜氏
紹定
中陳和甫

卷二十一

華

樂死戊子歲宋改元紹定蒙古入金太昌原陳和尚以四

百騎大敗之

二十年來始有此捷

已丑秋蒙古三子窩闊台立

為太宗

任用楚林殷富治平丘處機初住太極宮禳災救旱太顯

玄風為北國輔相贊翊諸人至丁亥歲太液池竭處機曰

其在我乎期於七月初九日作大慶會升堂示眾以生死

事復勉之曰凡今之士直以無為若即自善於身則功行

何在徒欲降世遊行無益於民物不如棲神巖谷為真靜

也當時聞者願數宣斯言處機怡然曰

道德通玄牝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

頌異而逝弟子殮葬白雲觀台

後以頌言次第命名為龍門派有磻溪鳴道集西遊

記行世其諸事
策請頒詳見慶會錄未幾有人見之於房山衣冠如故

楚材歷口其默相於朝太宗封為長春演道主教大真人

命立像於葬側每至誕日香火大盛謂之燕九以酬其功庚寅春三月宋

袁提刑鄱陽水滸壞民廬舍袁提刑者請信州嗣師治之時主教

二十四代張可大仙翁初景淵子慶仙性慈儉善飲數斗不醉

張慶仙嘗遊張公洞有井極深戲以木葉投之俄而水勢乏溢有

二十五代老人自井出慶仙戒以毋為旱澇而去嘉定二十年有道

人來謁禮貌甚恭既去慶仙曰彼與我有約當去越七日

張成大夏坐而化子成大幼可大父天麟攝教寧宗賜號仁靜先

張天麟生未幾成大歿以可大為慶仙後至是仁靜令其嗣教甫

十適袁來請乃以符投水次震雷擊死一大白蛇水復故

晏頭陀

袁為詩以贈人俱傳頌汀邵寇晏頭陀行妖法犯建寧府

劉純

陳韓

軍監劉純陳韓討平之純中山靖王後十二世祖翔與二

劉翔

建陽王宋有孫名鎮收嗣寇有功諡忠簡從孫韜謚忠肅綏又韜之從孫也幼慕技術遇醫人

劉翔

樊靈樞引入龍虎山學道樊臨行曰予將為賢后開明故

劉翔

劉翔

待之耳純得張氏正法用以破寇後封忠烈是冬帝立謝

樊靈樞

謝后

氏為后后天台人丞相黥黑翳一自父渠伯早世產業破

謝后

謝后

壞后躬汲飪及選兄弟共送就道旃病疹及差膚蛇肌白

謝渠伯

如玉又值神醫用藥土翳入宮端重太后賢之故立焉辛

卯蒙古假宋道趨汴陳和尚詔將士曰聞昔豫章太守賈

賈雍

雍有神術出界討賊喪其元坐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

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

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倒然夏有臣耕唐有花卿今金

金忠臣

有和尚也遂與拖雷戰於三峰彼擒不屈至折脛割吻終

金

天興

無撓辭遂死壬辰春金遣質請和蒙古退軍裕改元五月

汴大疫人死百萬是冬拖雷卒於師後謚睿宗憲宗遣使

速不台

來議伐金許以河南地歸宋遂會兵伐金蒙古速不台復

破汴報

服

圍汴粘罕弟宋高宗癸巳春金主奔蔡州臺執金后妃此

去在道艱苦甚於宋臺請屠汴民楚材馳見勸解得免惟

取完顏氏戮之九月蒙古以孔元措襲公封文宣五十一世嫡孫宋

端平

金主

麟

張天綱

宋金報

行童

問何寥寥童曰

聞之詔修孔子廟會蒙古圍蔡州中午春改元端平金主

傳位承麟為金主宋鈐轄孟珙入蔡宗政字緒自縊死承麟

死於兵江海獲金泰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金十主共一

年獻俘於太廟帝命以金主骨收大理寺獄知臨安府薛

搜問天綱曰何面目至此天綱曰興亡何代無之金亡比

汝二帝何如瓊奏其語帝詔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曰忠

死不中節耳何畏之有請死帝不聽後莫知所之或有見與一道人同遊於四

明天綱仕金剛直敢言哀宗敬憚之居家好道尊禮純陽

画像時祖方遊四明金鷲寺願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祖

問何寥寥童曰六道寥寥虛空不首祖嘉其言題於壁曰

達

李雍門

方丈有門出不輪九箇童兒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寥寥
道是虛空也不着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
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
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濶千峰曉

童識師有異拜求開示祖坐而告曰開元未有明達師者
住閬鄉縣萬迴故寺悟明心性善知未來過客皆謁問林
答達不少答但覩其旨趣曾有人問達欲至京謁親安否
達授以竹杖往則親亡又有謁達者達令乘寺中馬使南
北馳聚其人至乘除採訪判官乘驛遍至李林甫爲黃門
侍郎扈從西還訪達加稱於此有入而作相李雍門爲湖

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小馬將出、馬忍立、李墜而死、自此問者日衆、達遂狂顛、避入長安、玄宗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廻向寺布施、及覺、乃募緇流高道問之、達欲警帝感而无亂、乃出應召曰、某知廻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待諸物、及名香一斤、即授之、達逕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過一礮石、遂於其上

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誠令聖格、心假香傳、

麟蓋玄楞之精、吾行克脩一角五趾、明四海共一主也、馬孫丘王劉郝譚諸真皆表表一時、石薛陳曰彭蕭諸真亦皆淵源光續、故學者能具仙基、無患真師之不得重陽七真各有傳人、而龍門一派迄今特盛、蓋丘祖轉世救民功隆澤厚、故綿遠流長、玉蓮萬采中此而開也、

〇〇〇薩君高行服靈官 〇〇〇余子窮愁感薑叟

自午至夕谷中霧起咫尺莫辨少頃漸散當半崖見一寺
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乃廻向也攀陟方到黃昏轉覺
分明聞鐘鼓及禮佛聲守門者詰從來畢始引入見一老
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一房空
榻無人達返問老僧顧侍者令取彼房王尺入來曰其室
是汝國主房也因在寺愛吹尺入竊於人間限滿却歸又
問汝曾見彼胡僧否達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國主也名
磨滅王當亂時人死無算明日遣就坐齋曰可將此尺入
并餘手巾袈裟一分付汝主自收達禮拜回童子送出纔

磨滅王

賈妃

賈似道

數步雲霧四合失寺所在矣。四持諸物進上具述本末。乞宗取尺八吹之。宛似先所御者。雖大感悅。淫奢漸熾。遂有僞燕之亂。明達圓寂西歸。如來以其爲人。嘵嘵言事。却不了自生死。阿難言爾有悲世心。誠亦可嘉。但居萬迴登迴向。且復輪迴兩劫。得遇真師也。今道緣在。余義不可却。乃以金粉令服之。祖復雲步至臨安。見張天綱如屈大夫行於江濱。憐其孤忠。引至四明。令拜于期真人爲師。祖往他處雲遊。時帝以賈妃弟似道爲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謔。西湖不返。乙未春。以真德秀奏知政事。是夏遂卒。立朝不滿十年。春疏數十萬言。皆當時要務。昔有道者於西山結

菴煉性一日行走語童子曰我去或十日五日慎勿輕動

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

我知汝師久矣已爲冥司所錄童不悟遂舉其軀焚之道

者旋歸已無及繞菴號呼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聲不絕

適有老僧聞之厲聲曰汝說尋我說者是誰其聲乃止時

真母方娠見一道者入室遂生德秀幼而穎悟長爲儒宗

學者稱西山先生謚文忠帝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忌者言其知

曹友聞

兵乃命出視師尋復召還蒙古圍青野原知天水軍曹友

曹友諒

聞彬十二世孫救却之丙申秋復戰於陽平同弟反諒戰死初

姚樞

鐵木真破許州獲姚樞樞得性理之學真特加重至是破

上咸沒友

趙復

袁千里

戴顒

棗陽咸沒友欲坑士人樞在軍中力辯得免繼拔德安得

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江樞與至燕學徒皆從

北方始知經學時南豐袁勝昇化字十里王勝有斬勘雷

法髣髴勇氏往來江西誅邪治崇寓城中戴顒家顒性粗狂人以

顒始師趙復既謂道學世所見惡乃延勝學法深得其傳

一日謂顒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年百餘舉屍焚之

火熾烟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霆第二判官袁千里隨烟

上昇里人驚異為立祠祀之值嗣師張可大入朝帝問之

對曰文卿乃臣高祖虛靖之弟子徽宗朝樞侍宸遂解化

去虛靖仙後西河薩守堅來訪道中途遇二道者謂曰虛

守堅

全陽子

湘陰王
靈官

靖侍宸已死今嗣教者道法亦高吾魯相識當為作書致
 之復授守堅以待法及水調歌頭一闕以書一緘履一隻
 令注臣家臣魯祖守真啟視乃虛靖親筆由是告以秘要
 帝復問守堅何如可大對曰守堅生於元符庚辰九月二十王口初學醫
 候用藥殺人遂墮道號全陽子自離本山大顯道法當授
 九州提刑錄主鬼神功過道經湘陰浮梁見人用童女生
 祀本處廟神守堅曰此等淫神好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
 其廟立燉後遍行救濟至龍興府江邊盥手以石細行必飭含水唾
 而盥濯忽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手拽袖右手執
 鞭守堅問何神答曰吾先天大將火車靈官王久值靈霄

聖德服神

平澗端

劉銳

趙汝鼎

聖德服神 卷二十一
殿奉玉勅廟食湘陰以懲此方惡業自真人焚吾廟後相
隨宗二載但候有過便復前仇今真人功行已高職諫天
樞願爲部將以備驅策守堅與爲盟誓表達其情至漳州
忽一朝諸神將現彤環侍天詔召居天樞領位都天宗主
大真人應命而起其身玄化今薩君弟子猶有得授符法
嘗至本山泰較者帝曰卿家固道法之宗也賜經經賞以
刊行道籙真書可大辭歸曰臣將錄一猛將護稼驅蝗以
福國庇民也是冬蒙古澗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
汝鼎固守援兵不至銳集家人盡飲藥死銳家素有禮法
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城破銳反二子汝鼎被

正兵

嘉熙

十呂文德

十杜杲

十趙葵

執纜殺之受江陵孟珙連破二十四砦蒙古侵真川丘兵

敗之丁酉改元嘉熙魏了翁卒時卜居吳門下道於蘇舜

此以帝所賜錫山書院四字榜於堂閉門謝客學者欽之贈少師致滄浪亭之

侵安豐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與知州杜杲合力捍

禦蒙古敗去文德安豐人長文許未遇時鬻縣城中趙葵見

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累立戰功成成詔

杲制置淮西孟珙制置荆湖己亥張可大入朝值錢塘潮

決水及眉山門詔可大治之投鐵符江濱潮即退又大旱

蝗命醮於太乙宮可大召劉銳令張烏鴉蓋忽雨作蝗殪

賜號觀妙先生重建真懿殿賜曰免租稅御書真風殿紫

聖賢圖
卷二十一
第七節
四

淳祐

言此書
已心所感

微閣真懿觀三額上之可大當竊歎曰劉真人所言之期

已迫奈何初蜀仙劉珍勒碑云後六百年北人當一天下

理於榕山下唐調露已卯歲現出遂立於山麓至是孟珙

見語將驗命辟之築城於山下山有天府葉如荔枝葉而長紋如虫蝕篆相傳劉仙

所辛丑改元淳祐追封周張程朱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顏魯思孟道統十三贊賜國子監宜示諸生燕京姚

樞開之表請興學校不報蒙古主性嗜酒楚材數諫乃勅

日進三鍾是年二月疾篤脉絕楚材言入下罪囚多枉宜

赦以祈祐赦發而脉復生子月楚材推太乙數言不宜曰

獵還出田五日還而道阻年五十六王寅春姚樞辭職携家輝

余玠

乃馬氏

張渤

龍陽君

張媼

州之蘇門山，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孔了，傍到周
 程張邵司馬朱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
 任。刊小學四書諸經傳註，惠後學者。癸卯春，宋以余玠制
 置四州，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楊州，作長短歌，謁趙
 葵葵壯之，置幕府，所向有功。擢知重慶府，因諸山為城，以
 守要害。時蒙古乃馬真氏稱制，專政楚林，諫不聽，憂憤卒。
 為相三十年，家無餘財，惟名琴圖書而已。甲辰乙巳，宋因連勝，謂神靈呵護大
 封國內諸神，詔祠山靈濟王為正祐聖烈真君，神姓張，諱
 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父龍陽君與母張媼遊大湖之陂，忽風雨晦
 暝，雷電交作，俄頃開霽，媼見天神，賜以金丹有娠。漢神雀
 三年二月

李大人

柳氏

通氏

五子

一女

八孫

月十一夜半生。勃長而奇偉有神告以荒僻不足建立命行有獸

前導遂與妻李東遊吳會渡浙江至茗雲曰鶴山四水會

流渤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垞得趙氏為侍

人有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役陰兵

自荆溪疏鑿聖瀆長三十里。志欲通津於廣德。渤設鼓壇擊鼓則

夫人餘食忽為啄其鼓夫人至變形未及遂不與相見化

於廣德縣之橫山夫人亦至縣東而化居民思之皆立廟

祀天寶中禱雨感應贈水部員外郎改橫山為祠山歷朝

累封至寧宗朝加封八字王及是改封真君百神感恩陰

取甲午春蒙古入兩淮呂文德大敗之侵蜀余玠敗之國

蒙古憲
宗貴山

嚴陽尊

孫貴妃

皇子敏

蒙古憲
宗蒙哥

勢稍振蒙古太宗卒後六皇后當國五年法度不一內外
 離心是秋貴由立太宗長子聞孟珙立贈太師封吉
 道攻江淮丁未朱樞密使趙葵督江淮兵馬初有嚴陽尊
 者名善信居明心寺踞坐磐石常有二虎一蛇馴繞左右
 及浚建塔於寺中土民趨奉不已葵惡啓其塔見髮垂至
 種指甲過臂仍令掩之聽民入寺敬禮戊申春帝以無子
 立慈幼局於臨安收育遺棄嬰兒已酉冬孫貴妃生一子帝愛如
 珍但不哭而慙帝復憂因名敏與成春以似道制置兩淮
 趙葵罷蒙古主甲辛亥夏諸王立拖雷長子蒙哥為憲
 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事太弟聞姚樞有道召之虛

史天澤

已受言動必見詢議分道取淮蜀宋以史天澤經畧河南

寶祐

改爲皇子

賜名權帝以母弟與

改元寶祐帝以四川被兵爲憂有

余海

言余玠失戎仙心以余晦代之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

故人

疑飲藥死蜀人哀慕如父母有故人見玠於青城山同一紫髯

道者對坐石上前指問之玠曰予方憂憤悶絕忽遇姚翁

奉鍾師命喚醒潛遁至此家人乃以死聞故人喜躍再拜

玠撫慰令去未數步回視已不見潛往余府報聞不復揚

余如孫

言甲寅夏詔籍玠家財以槁師賑遣玠子如孫遂認錢三

十萬徵之田少年玠家貧反爲帥相裕而無賊私之藹如孫

雖曲認罄家產終不能足欲丐助於趙葵而未能往官
吏承風督責如孫呼天號慟忽一賣薑翁踵門曰即君無
慮官債不足償取筐中薑授之曰貨此自可辦如孫疑之
翁去還視所授薑皆黃金也驚喜貨於市有賈胡買之酬
以數十萬如孫詢其所用曰此唐真人丹金也能辟水火
順年穀外邦得之爲重寶如孫畢償所徵復以其餘置家
是翁常荷擔於衡州賣薑且三十年顏髯不改一日遇道
人於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德者授之翁未應但以薑
一塊納口中少頃吐出則成黃金道人笑而去或追問之
道曰余無垢子翁乃若水老仙也自後翁去湖南茲因玠

廉希憲

已入道故以金濟其子余晦屢敗召還忽必烈以廉希憲

許衡

為京兆宣撫使乃薦許衡召為京兆提學不至即臺劉秉

劉秉忠

忠義州人英爽不凡家貧為府今中因秉牘不愜意歎曰

之子

吾家世襲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隱居武安山為僧

海雲

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烈召僧海雲雲邀供往應對稱青

秉忠尤遠於易及仰氏經世書精究經緯律曆三式六王

遁申之屬論事如指掌烈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蒙古王欲

建城為都會之所烈薦秉忠相宅遂營開平府蒙占王欲

親平宋命卜其行秉忠曰宋之國勢將亡手上南行不吉

丁巳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似道誣帥臣侵蝕軍資

蔡龍職遠病卒蔡父衡山嘗夢南嶽神相降而生蔡

帥角時即機警後為將相國家倚重二十年諡忠已未改

開慶

元開慶蒙古三聞蔡卒自將伐蜀殂於軍忽必烈濟江江

吳潛

淮州縣多降朝廷大震以吳潛為左丞相似道為右丞相

景定

似道密遣使乞和烈班師庚申改元景定烈即位建元中

蒙古世祖

忽必烈

祖以僧八思馬為國師王統天下釋門二年封宋有道為

中統

通玄弘教披雲真人王教事與八思馬並禮使使論安南

八思馬

高麗皆請降復遣使至宋尋盟時故相吳潛安置循州似

道復使人毒殺之潛既中毒謂家人曰吾其死矣夜必風

雷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整衣作詩有遡尋道

三十六代

派楚江秋之句端拱而逝循人哀之

潛曾與彭鶴林談道陰有所得故臨卒示

張宗演

也癸亥夏四月信州張可大以印劄付次子宗演具表辭

江萬里

謝而已江萬里為之銘座劄於瑞慶觀蒙古主於去歲春

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

事爾至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是秋有見與二友同行去

直

將探源南嶽也初有饒廷直

字亮公南城人

登進士嘗過黃鶴樓

聞弄笛聲尋求遇呂祖賜靜功秘訣不欲仕不近妻妾俗

然端居無為祖復至曰且遊南極當再世得開妙理廷直

無病而逝及葬舉棺甚輕呂饒路遇可大相邀偕往遊衡

山絕頂盧蓬中二道者遜坐啟問云南渡時有道長藍卷

素入嶽云已得大還丹。懷胎既久。在此溫養。吾濟得以事
之前。有李玉谿奉海蟾翁寄來十語。乃撫掌大笑。頂間霹
靂一聲而化。敢求指教。呂祖曰。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大
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此則金丹
大事畢矣。祖與饒張分手先去。二道於菴中立位。曰。嶽山
長笈先生。甲子三月。爲玄帝生辰。衡嶽觀道衆設醮。褻狎
有懷孕尼至。觀求宿衆惡其穢。令宿門外。中夜聞嬰兒聲。
乃尼產焉。次早抱孩欲入醮壇。觀看衆拖曳逾時。尼擲其
孩。鮮血滿地。尼飛入空中。視孩則葫蘆血則硃砂也。是秋
簍出柳樹。秉忠謂宋主將殂。請定都於燕京。詔爲中都大

蒙古

至元

興府改元至元拜秉忠為太保冬十月宋帝有疾太醫不能治詔草野有能療治白身除節度使卒無應者內侍言

江州瑞昌縣呂公泉之異遣使以香帛往取泉在會通觀

嘗有道人求掛搭無包傘僅一笠值堂鄙之道人曰覓一

茶即去值堂取茶出惟遺一笠於地

立教人人為成已傳言口口在西南

上陽子曰投胎奪舍如五祖之投周氏胎者猶望再世而修緣有道信為能不昧故也否則一失人身則萬劫

輪迴矣

人心一動神必知之舉念不愧屋漏方可遠於天德故

薩祖一念尋真虛靖即現身傳法其感通捷於影響足

知據心守志乃入道之基至德感生君則誠無不格矣

余玠除王夜父具降魔手段平仲來度蓋喜其道器不

獨憐其忠梗唐仙金濟如孫是憫孤窮而施惠澤

尼而孕奇矣孕而產欲入醮壇又奇拒則擲嬰賤血更

奇至視即葫蘆殊砂則愈奇道象雖庸能不敬惕白也

○宋末忠良俱守道
○家亡母子且為僧

但堂不能舉始大駭會眾諷經謝罪舉其筮地有呂字乃

知為呂仙有病者取土前服即愈數年逕成一井水泡常

結呂字劃開復聚內侍取歸帝已崩矣在位四十一歲太子

度宗

繼即位為度乙丑改元咸寧丁卯春立全郊為后帝請太

咸淳

學謁孔子行舍菜禮舍音釋各不用樂以顏魯思孟配享升顯孫

全后

師於一哲己巳冬呂文德疽發背卒庚午春蔡知政事江

萬里以褒獎為憂屢請並兵往救似道不答遂求去蒙古

平章政事廉希憲聞之曰奸相擅政蒙君國社不亡何待

蒙古主嘗令受八思馬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主曰孔子

吳天祥

字未端廬
陵人嘗讀

書府城東
南文筆宰

下聞泰和

武山兆昔

有陶皮仙

室二仙隱

此辟投居

若遊者若

秘重則虎

剪處至因

亦有戒耶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是也。又可方士請鍊大丹令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所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主善之時似道恒以去要君。帝命草詔留之。直學士院文天祥不從。似道諷別院爲之。天祥遂乞致仕。是秋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延羽流塑已像其中。酷嗜寶玩。建多寶閣。大設雲水齋。有二道入座啖飲太過。狼籍倒地。家人惡之。拽以出。則劍囊琴囊也。衆以真仙降臨爲慶。明日似道與諸姬倚樓閒眺。有二羽士乘小舟遊於湖。一姬稱其美。似道曰。當留納聘。命下僂有頃。令人捧一盒喚諸姬至前啟視。則此姬之首。諸

仙姑江
登天行兩
有清水巖
可容數
百人深不
可測泉飛
巖下注入
石穴中天
釋乃持糧
於行約十
餘里聞撒
網聲殆返

賈姬

姬股栗聞者報有衣黃白二道者求謁買令勿通聞者甫
出二道已突入半閒堂二道曰吾相度休休有容爲貴
何詭詭拒人乎因在四明會講道德真詮偶憶舊遊地是
以進謁敢以一詩呈獻

平章威福極頑殘社稷傾危爾自安促織半閒方闢罷
朔風吹徹木棉寒

似道以含譏諷欲喚人拘禁白衣曰怙寵戕善將使半壁
河山盡遭腥穢難逃陰譴尚敢傲慢如此我吳都督周此
關內候焉也黃衣曰福盡時當羅虎口惟惜汚我山靈耳
攜手昂然而出家人莫能近似道氣塞有頃姬屍失去似

車中女

吳舉子

道問博古客曰聞唐劍俠極盛有車中女子督諸少年君
可言其詳客曰開元中吳郡有一應明經舉人至京間步
坊曲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一揖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
識以爲誤也後數日又逢之揖曰方欲奉迓舉人雖疑輕
強隨抵數坊於東市小曲有臨路店數間堂中列筵整肅
少年引升僮牀坐更有數少年禮頗謹數出若佇候狀午
後方云至矣有細車直入捲簾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
殊佳博諸人雅拜女不答舉人亦拜女乃答遂升牀坐令
諸人侍坐隨來亦有十餘後生各設拜列坐於下陳饌精
潔酒數女曰聞客有妙技得觀乎舉人惶謝未學大請

熟思舉人曰向在學堂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請爲之
贊曰亦大難事顧諸後生俱起呈具沒有於壁上行者有
手撮椽子行者輕捷如飛鳥舉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女
子起辭出舉人恍恍告歸經數日途中復見一人曰欲假
盛駟可乎曰唯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收得將駟
物之馬追驗馬主遂收舉子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
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一孔纔開尺餘自且
至食時見一繩綰一器食下飢急取食繩復引去深夜忿
惋無訴忽見一物如鳥飛至乃向所遇女子撫舉人曰某
在無慮以絹重繫其胸膊一頭自繫聳身騰上飛出宮城

趙道姑

韋十娘

鄭子

伯子

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舉人潛竄乞食歸吳女子北齊高氏與河內趙道姑同師中降孫老得授劍術此道不起於唐亦未嘗絕於宋長安韋十一娘家貧携寓平涼父亡嫁同里鄭氏子母又轉嫁去鄭子喜俠游屢諫反目政和聞往邊上立功竟無音耗伯子不良每以言語調戲韋正色拒之因憶趙道姑自幼相愛况有道術可傳只索去投姑欣接納云山中有菴挈登一峯巔有團瓢可住教其法術至暮姑徑下山留韋獨宿戒曰切勿飲酒反淫色韋思深山中焉有此二事更餘在男子踰牆而入貌絕美盡速起問之不覺子直前擁抱叱不肯從彼求益堅韋抽

孝書生

同

張弘範

劉欲擊彼亦出劍相刺甚精利韋知不及棄劍哀求曰妾
命薄久成塵心何忍亂我且師有明戒誓不敢犯彼以劍
加頸道從韋引頸受之其人收劍笑曰知子心不變矣韋
視之乃趙姑也從此盡受其術姑復遠遊韋居山上時久
城市遊行關中盜賊剽發不敢少犯犯則夜必失首雖千
里外莫有違其命者稱曰韋家娘子皆知其踪故得而聞
也似道竦懼自後嚴加護從公瑾稚川因觀南北氣數偶
遇賈賊數其罪續姬首携至汝寧配一孝母書生二仙知
南運將殘北投蒙古劉太保家劇論國之興衰秉忠師其
說辛未仲冬請改國號曰元取易韋呼天爲統格以張弘

○空如禪師

師守萬山城，襄樊道絕，有空如禪師初父母迎婚，以刀目

割其勢，後成丁，微庸課，遂以麻蠟裹臂，火熱之，成廢疾，人

陸渾山坐，蘭若虎不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鬪，以藜杖揮

○李廷芝

之曰：擅越不須相淨，即分散。王申師問關至襄郭，宋制置

一張順

使李廷芝募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俾為都統，犯重圍，救襄

一張貴

空如憐其忠勇，暗地為誦穢跡金剛神咒。即後杵菩薩度時億兆遍者能

○穢跡金剛

海移山，順中四創六箭，貴被十創，執之不屈死。時皆無

痛楚狀。是咒力也。民癸酉春元，陷樊襄，宋以汪立信制置

一汪立信

京湖荊州民，張仕政覘知市門，監俞夏隱有道術，潛住拜

一張士政

求叟，念其誠敬，乃教其法。叟忽欲南去，士政設酒果餞之。

山王潛

呂生

雨夜對酌因叩其從來叟曰予名雙膏學道於四明山師
華子期先生歷遊人間唐尚書王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
呂氏子以親遠謁潛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鬻所
乘驢於荆州市子見其往來召問之呂生曰世家渭北貧
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師公中表丈也不遠而來冀相閔卹
乃不一顧命也予曰某亦貧者無以賑急今夕可泊吾家
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旣延入推簷破牖致席於地所食
陶器脫粟坐語夜深謂曰適聞其忘舊甚不平爲子設一
術以助歸糧遂覆一缶於地有頃啟視一紫衣人長五寸
許指曰此潛也呂熟視酷類予因戒曰爾中表姪以食貧

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卹。以展親親。何特貴忘。故如是耶。潛偃而揖。若受教之狀。予曰。召生無行貲。可致一馬。一僕。謙二百匹。潛又偃揖。復覆以缶。再啟已無矣。及旦。促其歸寓。潛果使人召之。方見。即謝曰。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始館於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復來謝。不見。予常晦跡於此。作閭者。遇兵亂。即去。今將復爲瓦礫之場。聞信州張嗣師道行拔萃。故欲訪耳。汝後至四明。可會予也。於是士政行接骨科。時有軍人傷脛。求治。士政飲以美酒一盃。以刀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雨。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萬經。二年餘。脛忽復痛來問。

何謾謂曰前所出之骨着寒則痛可遽覓也乃獲於床下

令以湯洗貯以絮中痛即愈一時公卿之子弟每與遊狎

或祈其戲術上政取草一掬再三探之悉成燈蛾飛去又

畫一婦女於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女面赤半日許後

別隣友往南尋師去甲戌夏信州上饒旱守臣唐震請龍虎山嗣師

宗演祈雨宗演字世傳號簡齋可大次子登壇而雨四郊霑足震禮謝

宗演還山江萬里與嗣師有誼罷相居饒嘗携震入山問

国事并已之終身師曰持身以正雖死猶生歷此坎險當

優游清福也遂授以出世訣復以氣數為問師笑曰不越

五年連易四主二人點頭而退是秋帝崩在位十年壽三十五似道

立嘉因公累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封兄昱為吉王弟

昂為信王天目山崩水湧民溺者無算周葛謂秉忠曰南

方多水火將滅矣但公年不能週甲子見天下一家奈何

今將往池州不及再晤遂別去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

精舍危坐無疾而逝年五十九元王驚悼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祭酒許

衡致仕還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僕耕墾居家夫婦

如賔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

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

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願爾等還以壽爾嗣自是不後受徒

蓋感化元主命文天潭侃頌南侵召諭曰汝能不殺是吾

此身說法
可以醒世

伯顏

張世傑

曹彬也天澤疾卒真走人高八尺声如洪鐘勇力善騎射
元勳子八人皆顯官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為開國
方子儀年七十四諡忠武伯顏攻郢州師統制張世傑
奔宋力戰莫能近伯顏去圍鄂州下之因檄下信州諸

李立之

郡規取荆湖人心惶懼宮中皆震帝幼冲驚而成疾召醫
李立之視疾以湯劑進即愈厚賜金帛立之臨安人
指立之以袈裟兒乘高投地見大驚發声人問之
曰此乳痛心也非藥后所能療其術之高如此乙亥春

德祐

趙昂發

改元德祐似道師次蕪湖請和於元伯顏不許
伯顏命合葬祭其墓而去一夕風雨大作墓裂棺破不見

維氏

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伯顏命合葬祭其墓而去一夕風雨大作墓裂棺破不見

其屍

周葛引八武陵桃源

元人盡陷江淮諸州知饒州唐震不屈死

之故相江萬里居饒鑒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及城破

謂門人曰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

江

子鵜相繼投沼死江西鄒統密佑迎戰被執怡然就死

畧佑

立廟江南諸處守臣或降或遁惟臨江知州鮑廉死之元

謝枋得

畧安仁提刑謝枋得命張忠孝禦之拒戰累日中流矢死

張忠孝

元兵入城夜半東南鼓角聲喧喊呼若千萬軍馬星月下

見忠孝白馬舞雙刀雲霧中馳騁皆羅拜謝乃隱

後土人立祠祀之數著靈異張世傑師師復饒州勤王詔至賴

提刑文天祥涕泣發郡中家僮結溪洞山蠻入衛汪之信

○鄭虎臣

○趙淮

○長水法師

聞似道潰遁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慷慨悲歌扼吭而絕江東皆降於元詔世傑總督諸軍進復平江常州廣德時二星鬪於中天一星隕元克沙市城都統孟玘玘監鎮司馬夢求死之玘六月朔日食既盡晦如夜詔厚道循州安置會稽鄭虎臣爲監押暴行秋日中客辱楠至至漳州木棉菴拉殺之時冬十月也元破銀樹東霸趙淮死之子嘉興長水法師有道行註華嚴經跏趺而寂以兩缸合之葬與如寺元兵至秀州發見手爪繞身復瘋久宋以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經鉛山分水嶺憩牛棄疾破旁僧舍有疾聲大呼若鳴其平者自暮至丙夜不息枋得秉

獨竹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始寂奏於朝贈少師端忠敏元自廣德趨

○李普

獨松關守將皆遁丙子春元克潭州提刑李芾闔門盡節

○尹穀

知衡州尹穀為二子冠乃舉家自焚湖南州軍皆陷天祥

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太 后從之伯顏軍次臯亭山欲執

政而議乃拜天祥為右丞相往伯顏拘之入臨安收圖籍

封府庫屯兵沙上民幸其水至必淹而江潮三日不至伯

○鄭朋

顏以太后帝等北去知溫州鄭朋好黃老之術常密為之

○金柔

與天台道上金柔為方外之友因有疾見女仙三百餘人

○鄭冉

云來迎公冊乃命設饌焚香炉燭邀兄冉同向空禮拜冉

與左右人皆無所見明旦又有如陽官者來催曰員外祿

居中

僕僮

位見終請速登駕冊款以酒果史曰員外受職在六月調
視事是日午時復當奉迎至期早膳時金柔適造省冊與
共大淨室柔爲說前事言唐有高雅之士鄒居中居襄漢
間好道術遇張山人多同遊處人但呼爲小張山人不知
其所能入京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嶽
携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殆遍淹止數月晚至一處林泉
秀潔愛甚忠返會院僧不在將宿遣僕張燈爇火兼取筆
硯似欲爲詩操筆之次忽燈滅一僮在側聞主人仆地聲
猴中氣粗有光如雞子遶頸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
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乃山者及獵人

阿鹿

室人

時見之如遊涉之狀。此蓋達命能捨家借術以避世耳。今復得爲刺史，道心不昧，必了大事也。冊大悟空中，忽言受牒身一道，冊引手接得，自開封以筆押之。又書六字，謂使者曰：「以有前約，的不逾時。」便言時至，揖別。柔曰：「幸囑家人。」予向按不令閉，却四門不用，永殮玉殉，乃催僕阿鹿作蒸餅，唯六七殮脯。俄云：「六押衙來迎矣。」冊跪拜再三，便低頭不語。家人走報，冉及室人，形體溫軟，顏不陵。柔慰衆曰：「接真詰云：『有陰德及敬佛信仙，首此例，品格蓋多。』」名花器果吉壬令然桃源爲古避秦地，昂發夫婦至彼，言及興亡，彼中人應增一有感慨。大師道德金人崇重在是，元主復深敬禮拜，與祖宗違深良山，繼述有人。

蘇猛

蘇子

○元混一訪數皇極台口河源竊得錄傳燈

今得此善化知公之潛化之跡虛無之位其昭昭乎再遂
依言殮葬。衆知此地不寧未幾亦化去。丙子閏月天祥亡。
至温州奉昱開府福州時羽檄倏忽泉州晉江有巫陳寨
者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醫莫能療乃請陳至。蘇氏子
戰手太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令立壇於堂中成毋竊視至
夜將蘇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
。厚作法所懸之心忽被犬食去寨求之不得乃持刀宛轉
於地出門馳去主人不知謂其作法耳食頃提心而入納
於病者之腹披髮怒叱腹縫遂合。蘇氏子既甦寨連呼遁

驛吏

王中正

郭祥生

王官

道人

鋪遞鋪家人莫測其日有驛吏持官文書以次傳授將近
前鋪忽死於道旁寨取其心殼而安蘇子之神復連呼以
警之前鋪吏聞呼聲出收符牒往報其家昇去汀州鷄籠
山有王中正郭祥生上官道人曾遇赤松子於天階山得
道辟穀又遇梅福授以丹訣至是上官曰此地漸不寧矣
吾將遊於南寧王郭曰當同往上官遂作偈而化
處跡紅塵五十八混世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
掃盡雲霞一輪月

王郭亦司日坐化既離闕至南寧聞有羅秀真人上昇於
羅山因訪其遺踪得晤於逍遙山洞共談道德真人設席

端宗昴

景炎

相待。侑以鼓樂。山下亦有聞者。欲尋路上。而洞口疑結雲霧。不得入。時三仙遊於新寧山。亦有獅子巖。洞口寬數丈。二石蹲踞如獅。稍入。遂曲空曠。奇傑萬狀。再循一隙。則亂乳懸崖。迥非人境。悅而居焉。是夏。宋臣奉昴即位。為端宗改元景炎。封昴為衛王。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元主廢帝昴為瀛國公。尋為僧。全后亦為尼。同棲正智寺。止留垂髫宮人。為侍元人。分道取閩。廣世傑奉帝航海走潮州。元人入興化。軍叅政陳文龍被執。指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遂不食死。母亦死之。丁丑春。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奉表請降。元主為宋既平。因憶信州張可大之言有

陳文龍

陳母

王世英

蕭郁

徵聞其嗣宗演亦有道術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蕭

郁齋詔召之勅廷臣郊迎待以客禮入見顧問道法稱旨

六月命醮內廷復命醮於長春宮賜玉冠玉圭授演道雲

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二品銀印命主江南道教事俾自出

牒度人為道士詔諭江南復宮觀賦役即京師勅崇真萬

張留孫

壽宮勅其弟子張留孫主之賜宗演馳驛還山又以西僧

楊璉真

璉真珙主江南釋教是秋元襲天祥其妻歐陽氏子佛

歐陽氏道生

生環生及二女皆被執天祥與長子道生奔循州元襲帝

蕭生

於淺灣世傑奉帝奔升瀛帝得驚疾徵兵於安南時陳光

三女

昂卒子烜立泰貢於元不肯發兵元畧西南諸國皆降戊

尚王
陳曰

未帝昂

祥興

陸秀夫

字君實
臨城人
崖山

波七
子於海中

白鵬

為日
張不

寅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帥師入閩廣夏四月帝崩於硯

洲一作十羣臣欲散陸秀夫請立衛王心適有黃龍見海中

後元祥興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遷帝居厓山

有大星南流隕海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加天

祥少保信國公時軍中大疫子道生亡潤月弘範襲執天

祥固請死不許世傑與元戰兵潰秀夫負帝赴海死御舟

有一白鵬奮擊哀鳴墮海以殉弘範兵退世傑得帝屍與

端宗葬之散漬稍集聞逸王敏之子在廣間隱於民謀往立

之颶風大作世傑登柁樓熏香祝曰天意欲滅趙氏耶風

濤愈甚舟覆而死諸將函其骨葬香山皆散去北宋九帝一百六十

上年南宋九不一百五元始混一訪求通皇極數者鄧陽
十二年共三百十九年

祝泌子孫同其甥傳立持泌書上之建司天臺於大都召
諸軍還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至燕丞相字羅召見天
祥長揖欲使跪不屈囚之作正氣歌以見志元帝勅明年
正月朔建醮復召張真入主醮庚辰夏番禺諸處欠旱不
雨經年居民禱於顯應侯廟不應晉青州宋蓋爲番禺刺
史後棄職隱黃梅之黃巖洞有道術能役鬼神救疾疫歿
而爲神民見其出入導從如平生乃爲立祠洞前凡禱雨
屢應唐封顯應侯宋加封靈濟昭德顯應侯至是禱之者
再不應有洞上開元帝加封惠善濟顯應侯祀之遂雨

秋七月遣使歷江南名山訪求高人且命持香帛諸龍虎

閔皂三茅皆設醮詔窮河源

自張騫班超而後唐使甘英出烏鼠同穴西南望崦嵫下

有虞泉日入處山安息抵大海知大秦國又在海西數千里五代史契丹常遣人北窮所止然四海之客猶未老鏡

道緹便益遠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歷太

小靈山登靈鷲峰觀天竺諸國上朝雷音寺徧遊叢林亦

五百餘衆沙門或於禪房宅坐或於巖壑逍遙見一老僧

獨在高崗東望都實趨問僧衆名曰羣集何事老僧曰佛

誕將臨齊候如來說法聽講後各自遊方行教其名氏宗

派不可殫述但若燈光相屬碩葉相奔耳喚侍僧曰連計

在山諸佛菩薩大士尊者禪師和尚以及居士尼僧悉錄

與之日連應命歷叙原流有頃而成

毗沙門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葉佛第九百九十九尊毗舍浮佛第一

尊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拘那含牟尼佛第二尊迦葉佛第三尊

釋迦佛賢劫第四尊彌勒藥師接引觀音準提勢主鈇杵已上常助

佛說口應化文殊普賢天親菩薩維摩大士善財須菩提

無厭足王舍利弗鵝咄摩羅虞頭羅須達多障蔽魔王托

塔天王那吒太子韋駄四金剛摩訶二將伽藍揭諦廣額

屠兒秦跋陀金陵寶誌雙林普慧南嶽慧思泗州僧儼

鄉萬迴天台智者豐干寒山拾得明州布袋法華志言扣

冰凜先古佛千歲寶掌懶殘法順大師清涼澄觀國師國

佛... 佛... 佛...

通淨照榜嚴因禪師樓子和尚神照本如四明尊者上竺
圓智諡悟護國此菴元公期和尚福州東山雲頂燒菴婆
子趙州法堂婆子雙溪布衲如處州法海立幽棲禪師魏
府老洞華嚴蜀太瘤僧歐陽永叔文路公居士鹽官會下
主事僧元曉修雅文通慧鳩摩羅炎羅什佛圖澄道安慧
遠慧特竺道生康僧會竺法蘭摩騰善慧普靜阿專渾羅
壽支謙支遁法柳大度僧涉曇隱曇華苒陽金剛三藏嵩
杜多裴頭陀玄奘悟空小釋迦青蓮華嚴等是皆常侍受教佛於
初利天演華嚴經八十卷龍華海會講金光明經七卷猗園會
上說心地觀經十卷瑜伽會上以報恩經爲醍醐佛示寂時

以涅槃經如法乳四十卷另有毘盧佛會下佛門千萬佛衆

菩薩諸大比丘阿羅漢等諸天帝釋梵王清淨大海聖賢

無數天龍八部人非人等隨其近便處各來聆講佛有經

三藏分天地人每藏五千卷無結夏解制之時次第隨方敷

演非特衍此五大部也在佛座下授正法眼藏清淨心印

始爲真傳嫡派入室弟子唯迦葉爲首徒焉西天祖師

摩訶迦葉二祖佛從弟阿難三祖商那阿修四祖優波鞠多五祖提

哆迦六祖彌遮迦七祖婆波蜜八祖佛陀難提九祖伏駄蜜多十祖脇

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摩羅十四祖龍樹

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喉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伽耶

舍多十九鳩摩羅多二十闍夜多二十婆修盤頭二十摩

拏羅二十三祖二十鶴勒那二十師子二十婆金斯多二十不如蜜

多二十七祖二十般若多羅二十東土二十西天二十為二十初祖二十菩提達磨二十

慧可大祖三僧磔鑑智四道信六醫五弘忍六大滿六慧能

大鑒六第一祖六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六第二祖六江西馬祖道

下懷讓六南嶽石頭希遷二出二法二祖二旁二僧那向居士四

旁出六牛頭山法融智巖六智威六方六智巖六安國玄挺

威六天柱崇慧陞山道欽六素六智威六天台雲居智六佛六則六

牛頭慧忠六鳥窠道林六道欽六出六法六祖六旁六壽州道樹六北六宗六神六終

南惟政六嵩山普寂六嵩嶽慧安破竈墮六安元珪峻極六祖六

卷二十一 第九節

旁出 司空山本淨南陽慧忠永嘉玄覺西京荷澤神會圭

峰宗密

遂州道圓嗣圓荆南惟忠

嗣

六祖下 洪州百丈

山懷海

馬祖

池州南泉普願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

馬祖

廬山歸宗智常明州大梅法常池州魯祖山寶雲洪州泐

潭常興防潭法會洛京佛光如滿婺州五洩山靈默幽州

盤山寶積蒲州麻谷寶徹湖南東寺如會虔州西堂智藏

越州大珠慧海池州彩山智堅水潦和尚澧州茗溪道行

撫州石顰慧藏袁州南源道明朗州中邑洪恩潭州三角

總印汾州無業信州鵝湖大義京兆興善惟寬常州芙蓉

大毓利山和尚松山和尚唐州紫玉山道通五臺山隱峰

泉州龜山無了南嶽西園曇藏磁州馬頭峰神藏潭州華

林善覺烏白石白鎮州金牛亮座主百靈則川所州打地

潭州秀溪江西碑樹浮孟潭州龍山溪襄州龍蓋居古

澧州藥山惟儼鄧州丹霞天然潭州大川潮州靈山大頭

潭州長髭曠招提慧朗長沙興國振朗汾州石樓鳳翔法

門佛陀澧州大同濟荊州天皇張道悟據符碑天王崔道

悟據丘碑○六祖下洪州黃檗希運福州長慶大安

百丈古靈神贊杭州大慈寰中天台平田普岸瑞州五峰

常觀潭州石霜性空廣州安和寺通洪州東山慧百文山

涅槃趙州觀音從諗南泉湖南長沙景岑鄂州茱萸山和

尚衢州子湖利蹤終南雲際師祖鄧州香巖義端池州靈

鷺閣日子和尚蘇州西禪和尚池州甘贄行者洪州雙嶺

玄真鹽官芙蓉靈調歸宗漢南高亭新羅大茅五臺山智

通鎮州普化盤山壽州良遂麻谷虔州處微西堂金州操

章敬暉永泰戒靈湍馬五台秘魔巖和尚湖南祇林和

尚潭州瀉山靈祐百丈道吾宗智樂山雲巖曇晟華亭

船子德誠宣州禪樹潭省鄂州百巖明哲澧州高沙彌京

兆府翠微無學丹靈唐州孝義性空仙天禪師大川漳州

三平義忠大顛馬頰山本空本生潭川石室善道長髯澧

州龍潭崇信六祖下哇州陳尊宿黃檗福州烏石靈觀

益州大隨法真長慶安嗣福州靈雲志勤洪州新募巖陽趙雲嗣

陽州光孝慧覺婺州未陳從朗婺州新建杭州多福益州

西睦明州雪竇常通長沙嗣石梯紫莢嗣紫桐予湖嗣日容遠襄

州閑南道吾閑南常嗣漳州羅漢瑞州末山尼了然鳥雲意嗣

愚歸宗常嗣婺州金華俱天龍嗣表州仰山慧寂瀉仰宗瀉山嗣

鄧州香巖智閑杭州徑洪諤滁州定山神英京兆府米和

尚元東和尚襄州王敬初常侍鄭十三娘鎮州臨濟義玄

黃檗嗣臨濟宗潭州石霜慶諸道吾漸源仲興僧密雲巖嗣澧州夾

西善船子成嗣舒州投子大同翠微學嗣郢州訂平令遵鼎州德

山宣喚瑞州洞山良价雲巖嗣○六初下睦州刺

第
九
節
第
六
世

史棟探居士陳尊表州南塔光涌湧仰宗杭州無著文喜

雙峰古先雙峰魏府興化存魏府大覺鎮州寶

壽沼三聖慧然定州善崔幽州談空虎溪覆盆桐峰彩洋

主四菴定上座歲上座瑞州九峰道虔石霜台州湧泉景欣

邵武龍湖普間潭州雲蓋志元鳳翔石桂張拙秀才澧州

洛浦元安陝山撫州黃山月倫洛女韶山普寰邠州四禪

鳳翔天蓋山幽興國聖頭全德山福州雪峰義存泉州

瓦棺襄州高湖員撫州曹山本寂洞山洪州雲居流盾撫

州鍊山匡仁青林師虔高安白水本仁潭州龍牙居道益

州北院通京兆蜆子起州乾峰澧州欽山文選九峰通玄

口第六世 台州資福如寶無仰宗西塔穆 郢州芭蕉慧清

南培南 洛南院慧顯臨濟宗 守廓侍者汝州西院思明寶壽

沼寶壽乎二世和尚洪州嗣安常察九峯 吉州天山無殷

鳳翔青山傳楚洛浦 袁州木平善道蟠龍 文嗣文 郢州桐

泉山橫山 台州瑞巖師彦巖頭 福州羅山道閑玄沙師滿

雪峰存 長蘆慧稜漳州保福從展福州鼓山神安龍華照布

納明州翌嚴令參越州鏡清道忞報恩 懷嶽安國 弘瑤長生 皎然

越師六 孚上座撫州金峰從志曹桐宗 處州廣利容洪

州同安雲居 杭州佛日本空池州禪山章朱溪謙南康

雲居道無護國守澄陳山 黃檗慧伏龍奉璘襄州石門獻

編青林去兆重雲智暉仁杭州瑞鹿幼璋報慈藏興龍

通韶州雷門文偃雲峰左嗣六祖下吉州資福貞遂資

寶郢州苗馬繼徹色馬彭州承夫辭確汝州風穴延沼院

嗣鐵胡顯安郢州興陽歸韻西院鄂州黃龍誨機超慧

玄泉彦嗣田婺州明招德謙羅山潭州羅漢桂琛玄沙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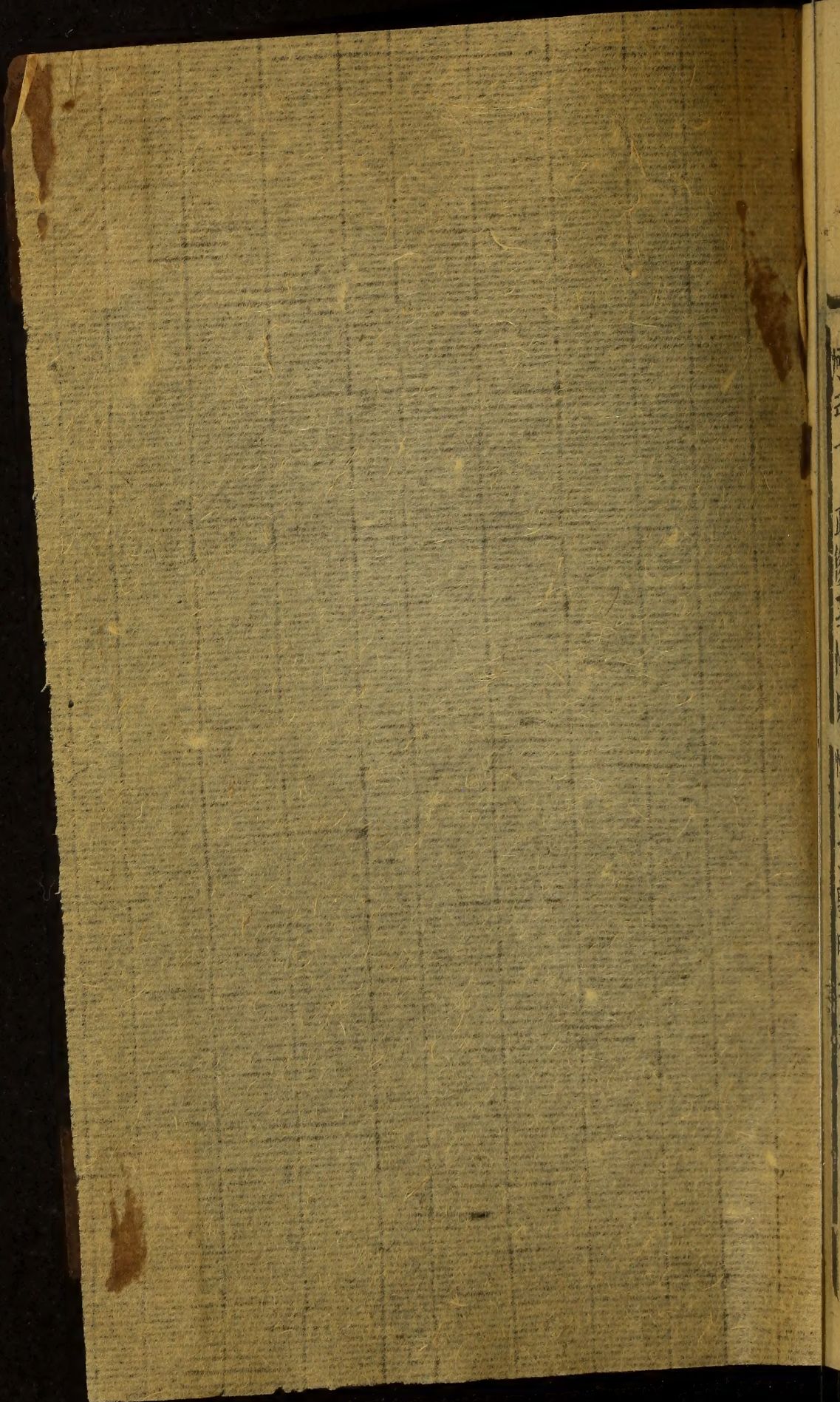
嚴頭歲嗣田婺州明招德謙羅山潭州羅漢桂琛玄沙安

國是球福田大章契知天台國清師靜泉州昭慶道匡尼

凌襄州詔明遠靈山南地有虛無

世方爭曰兵燹傷流離泣血三仙超然遠舉道廷燕

樂人問明苦何能及之觀此益深出世之念史衛曰之文大六金身賢十六真陽也西方二十七祖月魄日魂委於地之期合東土六祖數成三十三世謂偕登地立也六祖下只書十六世言皆不可離此道也河云一正修王性見性乃了事時工夫耳



去元重靈智
杭州瑞鹿幼璋

鄧州雷門文假
雷門在祠口太祖下

鄧州雷馬羅微
雷微為鄧州承夫辭確汝用風穴

鐵明顯安鄧州典陽
鄧州西院鄧州黃龍寺

古泉
鄧州明招德

國是球
大章黎知天
國清師靜泉州

襄州誌
明遠
靈山前地有

世方爭曰兵
發傷疾流離泣血三仙起然遠舉

樂人間
明苦何能及之
觀此益深出世之念

史衛曰之文
大六金身
十六異陽也西方二十七祖

月魄日魂
委於地之期
合東土六祖數成三十三世謂

僧登地也
大祖下只書十六世言皆不可解此道也

何云一
正修一性見性了事暗工夫耳